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第五百四十一卷～第五百五十卷）

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 • 乾隆大藏經 • 大乘般若部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四十一 第四分供养窣堵波品第三之三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今者如来、应、正等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说犹未尽。何以故？我从世尊所受般若波罗蜜多功德胜利，甚深、甚广、量无边际。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复持种种上妙华鬘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所获功德亦无边际。”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憍尸迦，我不说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但有前说功德胜利。何以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具足无边功德胜利，分别演说不可尽故。憍尸迦，我亦不说，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复持种种上妙华鬘乃至灯明而为供养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但有前说功德胜利。何以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信受，为求无上正等菩提，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宣说开示，以增上慧审谛观察；欲令正法久住世故，欲令佛眼无断坏故，欲令正法不隐没故，摄受菩萨令增长故，欲令世间清净法眼无缺减故，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种种上妙华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说获得现在、未来无量无边功德胜利。”

时，天帝释即白佛言：“我等诸天常随守护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令一切人非人等种种恶缘之所损害。”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广为他宣说开示。时，有无量百千天子，为听法故皆来集会，欢喜踊跃，敬受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天子以天威力，令说法师增益辩才宣扬无尽，不乐说者令其乐说，身心疲极令得康强。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广为他宣说开示，得如是等现在利益。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四众中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无怯怖，不为一切论难所伏。所以者何？彼由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所护持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秘密藏中具广分别一切法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善住法空，都不见有能难、所难及所说故，亦不见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求短故，亦复不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有过失故，是故不为一切异学论难所屈。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为众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得如是等现世利益。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不沉没亦不忧悔、不恐不怖。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不见有法可令沉没、忧悔、恐怖，于诸法中无所执著。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乃至流布，得如是等现世利益。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复持种种上妙华鬘乃至灯明而为供养，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恒为父母、师长、亲友、国王、大臣及诸沙门、婆罗门等之所敬爱，亦为十方诸佛、菩萨、声闻、独觉之所护念，复为世间诸天、魔、梵、人及非人之所守卫，一切灾横皆自消灭，外道异论皆不能伏。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乃至供养，得如是等现在利益。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置清净处，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时，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余十方无边世界，所有四大王众天乃至广果天，已发无上菩提心者，常来此处观礼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绕礼拜、合掌而去；诸净居天亦常来此观礼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绕礼拜、合掌而去；有大威德诸龙、药叉，广说乃至人非人等亦常来此观礼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绕礼拜合掌而去。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作是念：‘今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余十方无边世界，一切天、龙广说乃至人非人等，常来至此观礼读诵我所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右绕礼拜合掌而去；此我则为已设法施。’作是念已，欢喜踊跃，令所获福倍复增长。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无边界天、龙、药叉、阿素洛等常随拥护所住之处，人非人等不能损害，惟除宿世定恶业因现在应熟，或转重恶现世轻受。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威神力，获如是等现世种种功德胜利。”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以何验知有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余十方无边世界天、龙、药叉、阿素洛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在之处，有妙光明，或闻其处异香氛郁，或复闻有微细乐音，当知尔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

“复次，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修鲜净行严丽其处，至心供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尔时，有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憍尸迦，随有如是具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此中所有恶鬼邪神惊怖退散无敢住者，由此因缘，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心便广大起净胜解，所修善业倍复增明，诸有所为皆无障碍。以是故，憍尸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随所在处，应当周匝除去粪秽，扫拭涂治香水散洒，敷设宝座而安置之，烧香散华张施幰盖，宝幢、幡铎间饰其中，众妙珍奇、金银、宝器、衣服、璎珞、妓乐、灯明、种种杂彩庄严其处。若能如是供养般若波罗蜜多，便有无量具大神力威德炽盛诸天龙等，来至其处观礼读诵彼所书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合掌右绕欢喜护念。

“复次，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能如是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决定当得身心无倦、身心安乐、身心调柔、身心轻利。系心般若波罗蜜多，夜寝息时无诸恶梦，唯得善梦，谓见如来、应、正等觉身真金色相好庄严，放大光明普照一切，声闻、菩萨前后围绕，身处众中闻佛为说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及余善根相应法义；或于梦中见菩提树，其量高广众宝庄严，有菩萨摩诃萨往诣其下结跏趺坐，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或于梦中见有无量百千俱胝那庾多数大菩萨众，论议决择种种法义；或于梦中见十方界各有无量百千俱胝那庾多佛，亦闻其声，谓某世界有某如来、应、正等觉，若干百千俱胝那庾多菩萨摩诃萨、声闻弟子恭敬围绕，说如是法；或复梦中见十方界各有无量百千俱胝那庾多佛入般涅槃，彼一一佛般涅槃后，各有施主为供养佛设利罗故，以妙七宝各起无量百千俱胝那庾多数大窣堵波，复于一一窣堵波所，各以无量上妙华鬘乃至灯明，经无量劫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见如是类诸善梦相，若睡若觉身心安乐，诸天神等益其精气，令彼自觉身体轻便，由此因缘，不多贪著饮食、医药、衣服、卧具，于四供养其心轻微。如瑜伽师入胜妙定，由彼定力滋润身心，从定出已虽遇美膳而心轻微，此亦如是。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三千大千国土及余十方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声闻、菩萨、天、龙、药叉、阿素洛等，具大神力胜威德者，慈悲护念，以妙精气冥注身心，令其志勇体充盛故。

“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如是现在种种功德胜利，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常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宣说开示，复持种种上妙华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虽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宣说流布，而为正法久住世故，为令佛眼无断坏故，为令正法不隐没故，摄受菩萨令增长故，为令世间清净法眼不灭没故，书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无量上妙华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亦得如前所说种种功德胜利。何以故？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能广利乐无量无边诸有情故。

“以是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种种现在、未来功德胜利，应于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信受，为求无上正等菩提，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宣说开示，以增上慧审谛观察。欲令正法久住世故，欲令佛眼无断坏故，欲令正法不隐没故，摄受菩萨令增长故，欲以法义分施有情令充足故，欲令调善诸有情类广大佛眼无缺减故，书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以种种上妙华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若能如是，定获无边现在、未来功德胜利。

第四分称扬功德品第四

“复次，憍尸迦，假使充满此赡部洲佛设利罗以为一分，有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复为一分，于此二分，汝取何者？”

天帝释言：“我意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我于诸佛设利罗所，非不信乐供养恭敬，然诸佛身及设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功德威力所薰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一切菩萨摩诃萨众皆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由般若波罗蜜多，通达真如、法界、法性及实际等成就法身，由法身故说名为佛，佛设利罗依法身故，乃为世间恭敬供养。

“世尊，如我坐在三十三天善法殿中天帝座上，为诸天众宣说正法时，有无量诸天子等，来至我所听我所说，供养恭敬，右绕而去。我若不在彼法座时，诸天子等亦来其处，虽不见我，如我在时恭敬供养，咸言：‘此处是天帝释为诸天等说法之座，我等皆应如天主在，供养右绕礼拜而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若有书写、受持读诵，广为有情宣说流布，当知是处恒于此土及余十方无边世界无量无数天、龙、药叉、阿素洛等皆来集会，设无说者，敬重法故，亦于是处供养恭敬、右绕而去。

“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与诸菩萨摩诃萨行，及佛所得一切智智，为因、为缘、为所依止、为能引发，是故我说：假使充满此赡部洲佛设利罗以为一分，有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复为一分，于此二分，我意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世尊，且置充满此赡部洲佛设利罗以为一分，假使充满四大洲界佛设利罗以为一分，若复充满小千世界佛设利罗以为一分，若复充满中千世界佛设利罗以为一分，若复充满大千世界佛设利罗以为一分，有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复为一分，于此二分，我意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我于诸佛设利罗，所非不信乐供养恭敬，然诸佛身及设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功德威力所薰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复次，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彼于当来不堕恶趣，远离声闻及独觉地，不畏一切灾横、疾疫之所侵恼；如负债人怖畏债主，即便亲近奉事国王，依王势力得免怖畏。王喻般若波罗蜜多，彼负债人喻善男子、善女人等，依恃般若波罗蜜多，得离恶趣及余怖畏。世尊，譬如有人依附王故、王摄受故，为诸世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设利罗亦复如是，由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薰修故，为诸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王喻般若波罗蜜多，佛设利罗喻依王者。世尊，诸佛所得一切智智，亦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成就故，我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三千界作大饶益、具大神力，随所在处，则为有佛作诸佛事，所谓利乐一切有情。世尊，譬如无价大宝神珠，具无量种胜妙威德，随所住处有此神珠，人及非人终无恼害。设有男子或有女人，为鬼所执身心苦恼，若有持此神珠示之，由珠威力鬼便舍去。诸有热病、或风、或痰、或热风痰和合为病，若有系此神珠著身，如是诸病无不除愈。此珠在暗能作照明，热时能凉寒时能暖，随地方所有此神珠时节调和不寒不热。若地方所有此神珠，蛇蝎等毒无敢停止。设有男子或复女人，为毒所中楚痛难忍，若有持此神珠令见，珠威势故毒即消灭。若诸有情身婴癞疾、恶疮、肿疱、目眩、翳等眼病、耳病、鼻病、舌病、喉病、身病、诸支节病，带此神珠众病皆愈。若诸池沼泉井等中，其水浊秽或将枯涸，以珠投之水便盈满，香洁澄净具八功德。若以青黄赤白红紫碧绿杂绮种种色衣，裹此神珠投之于水，水随衣彩作种种色。如是无价大宝神珠，威德无边说不能尽，若置箱篋亦令其器具足成就无边威德。设空箱篋由曾置珠，其器仍为众人爱重。”

尔时，庆喜问帝释言：“如是神珠为天独有，人亦有耶？”

天帝释言：“人中、天上俱有此珠，若在人中形小而重，若在天上形大而轻。又人中珠相不具足，在天上者其相周圆。天上神珠威德殊胜，无量倍数过人所有。”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为众德本能灭无量恶不善法，随所在处，令诸有情身心苦恼皆悉除灭，人非人等不能为害。世尊，如来所得一切智智及余无量无边功德，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大神咒王之所引显，威德深广无量无边。佛设利罗由诸功德所薰修故，是诸功德所依器故，佛涅槃后堪受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复次，世尊，置三千界佛设利罗，假使充满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佛设利罗以为一分，有书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复为一分，于此二分，我意宁取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我于诸佛设利罗所，非不信乐供养恭敬，然诸佛身及设利罗，皆因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而出生故，皆由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法门功德威力所薰修故，乃为一切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复次，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一切智智，如来所得一切智智能生佛身及设利罗，是故供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为供养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一切智智及设利罗。

“复次，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得常见十方无量无数如来、应、正等觉，当行般若波罗蜜多，当修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憍尸迦，过去如来、应、正等觉，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已证无上正等菩提；未来如来、应、正等觉，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证无上正等菩提；现在十方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现证无上正等菩提；今我如来、应、正等觉，亦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证无上正等菩提。”

天帝释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是无上波罗蜜多，是无等等波罗蜜多。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摩诃萨众，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知诸有情心行差别。”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憍尸迦，诸菩萨摩诃萨长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见一切有情心行差别。”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为但应行般若波罗蜜多，为亦应行余五波罗蜜多耶？”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憍尸迦，诸菩萨摩诃萨应具行六波罗蜜多，然行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观诸法时，皆以般若波罗蜜多而为上首。憍尸迦，如赡部洲所有诸树，枝条、茎干、华叶、果实，虽有种种形类不同，而其荫影都无差别，具大功德众所归依；如是六种波罗蜜多虽各有异，而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摄受回向一切智智，诸差别相都不可得，具大功德众所归依。”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就广大殊胜功德，成就一切殊胜功德，成就圆满殊胜功德，成就无量殊胜功德，成就无边殊胜功德，成就无数殊胜功德，成就无等殊胜功德，成就无尽殊胜功德。”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第四分福门品第五之一

尔时，天帝释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信受，为求无上正等菩提，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宣说开示，以增上慧审谛观察；欲令正法久住世故，欲令佛眼无断坏故，欲令正法不隐没故，摄受菩萨令增长故，欲令世间清净法眼无缺减故，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复持种种上妙华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是念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成就广大功德胜利，甚为难得，不应弃舍，应自守护、供养恭敬、读诵、思惟。’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施他受持广令流布。此二福聚，何者为多？”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我还问汝，当随意答。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从他请得佛设利罗，盛以宝函置清净处，复持种种上妙华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从他请得佛设利罗，分施与他如芥子许，令彼敬受如法安置，复以种种上妙华鬘乃至灯明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意云何？此二福聚，何者为胜？”

天帝释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此二福聚，后者为胜。”

尔时，佛赞天帝释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说。憍尸迦，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自受持、供养恭敬，若转施他广令流布，此二福聚，后者为多。何以故？由施他者，能令无量无数有情得利乐故。

“复次，憍尸迦，若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义趣，如实为他分别解说令得正解，所获福聚复胜施他流布功德多百千倍，敬此法师当如敬佛。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持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严饰、供养恭敬，知是法器自往其所分施与之令勤读诵，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无量无

边。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信受，为求无上正等菩提，书写、施他、复为解说，于深义趣令无疑惑，教授教诫诸有情言：‘汝应勤修真菩萨道，所谓般若波罗蜜多。若能精勤修学此道，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拔济无边诸有情类，令证实际诸漏永尽，入无余依般涅槃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四大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大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大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普教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信受，为求无上正等菩提，书写、施他、复为解说，于深义趣令无疑惑，教授教诫诸有情言：‘汝应勤修真菩萨道，所谓般若波罗蜜多。若能精勤修学此道，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拔济无边诸有情类，令证实际诸漏永尽，入无余依般涅槃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信受，为求无上正等菩提，书写、施他、复为解说，于深义趣令无疑惑，教授教诫诸有情言：‘汝应勤修真菩萨道，所谓般若波罗蜜多。若能精勤修学此道，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拔济无边诸有情类，令证实际诸漏永尽，入无余依般涅槃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四大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大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大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普教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信受，为求无上正等菩提，书写、施他、复为解说，于深义趣令无疑惑，教授教诫诸有情言：‘汝应勤修真菩萨道，所谓般若波罗蜜多。若能精勤修学此道，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拔济无边诸有情类，令证实际诸漏永尽，入无余依般涅槃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所获福聚，胜普教导一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亦胜教导一四大洲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亦胜教导一小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亦胜教导一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亦胜教导一大千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亦胜教导十方各如殑伽沙界诸有情类，皆令安住十善业道、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量门广为他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所获福聚胜自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获功德无量倍数。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自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以无量门为他广说，宣示开演、显了解释，分别义趣令其易解，所获福聚过前福聚无量无边。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庄严、受持读诵；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庄严施有情类，过前福聚无量无边。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庄严施有情类；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知义趣，能以种种巧妙文义为他解说，所获福聚过前福聚无量无边。”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应以种种巧妙文义，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耶？”

佛言：“憍尸迦，如是，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种种巧妙文义，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便获无边大功德聚。”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应为何等诸有情类，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应为如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等，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何以故？憍尸迦，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求趣无上正等菩提，闻他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心便迷谬退失中道。”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云何名为相似般若波罗蜜多，而名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于当来世有诸苾蒭，不能善修身戒心慧，智慧狭劣犹如牛羊，为诸有情虽欲宣说真实般若波罗蜜多，而颠倒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苾蒭颠倒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谓彼苾蒭为发无上菩提心者，说色坏故名为无常，说受、想、行、识坏故名为无常；复作是说：若如是求，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憍尸迦，如是名为颠倒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憍尸迦，不应以色坏故观色无常，不应以受、想、行、识坏故观受、想、行、识无常，若如是观色乃至识为无常者，当知彼行相似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宣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作如是言：‘来！善男子，我当教汝修学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依我教而修学者，当疾安住菩萨初地乃至十地，当得诸余无量佛法，速入菩萨正性离生，超诸声闻、独觉等地。’憍尸迦，彼以有相及有所得而为方便，依时分想教修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名为颠倒宣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告菩萨乘种性者言：‘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当获无边殊胜功德。’憍尸迦，彼以有相及有所得而为方便作如是说，名颠倒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告菩萨乘种性者言：‘汝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从初发心乃至究竟，所有善根皆应随喜一切合集，为诸有情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憍尸迦，彼以有相及有所得而为方便作如是说，名颠倒说相似般若波罗蜜多。

“以是故，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为诸有情无倒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真实义趣，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作有情利益安乐。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四十二 第四分福门品第五之二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一切有情，皆令住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信受，为求无上正等菩提，书写、施他、复为解说，于深义趣令无疑惑，教授教诫诸有情言：‘汝应勤修真菩萨道，谓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精勤修学此道，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拔济无边诸有情类，令证实际诸漏永尽，入无余依般涅槃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彼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教授教诫、精勤修学，渐次圆满一切佛法，乃至证得一切智智，化诸有情，令得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趣入菩萨正性离生，乃至证得佛菩提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四大洲一切有情，皆令住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一切有情，皆令住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一切有情，皆令住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大千界一切有情，皆令住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大千界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一切有情，皆令住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信受，为求无上正等菩提，书写、施他、复为解说，于深义趣令无疑惑，教授教诫诸有情言：‘汝应勤修真菩萨道，谓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精勤修学此道，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拔济无边诸有情类，令证实际诸漏永尽，入无余依般涅槃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彼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教授教诫、精勤修学，渐次圆满一切佛法，乃至证得一切智智，化有情类，令得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趣入菩萨正性离生，乃至证得佛菩提故。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一切有情，皆令安住独觉菩提。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信受，为求无上正等菩提，书写、施他、复为解说，于深义趣令无疑惑，教授教诫诸有情言：‘汝应勤修真菩萨道，谓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精勤修学此道，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拔济无边诸有情类，令证实际诸漏永尽，入无余依般涅槃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独觉所证菩提，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彼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教授教诫、精勤修学，渐次圆满一切佛法，乃至证得一切智智，化有情类，令得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趣入菩萨正性离生，乃至证得佛菩提故。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四大洲一切有情，皆令安住独觉菩提。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一切有情，皆令安住独觉菩提。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一切有情，皆令安住独觉菩提。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大千界一切有情，皆令安住独觉菩提。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大千界一切有情，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普教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一切有情，皆令安住独觉菩提。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清净心恭敬信受，为求无上正等菩提，书写、施他、复为解说，于深义趣令无疑惑，教授教诫诸有情言：‘汝应勤修真菩萨道，谓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精勤修学此道，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拔济无边诸有情类，令证实际诸漏永尽，入无余依般涅槃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何以故？憍尸迦，一切独觉所证菩提，皆是般若波罗蜜多所流出故。彼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教授教诫、精勤修学，渐次圆满一切佛法，乃至证得一切智智，化有情类，令得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趣入菩萨正性离生，乃至证得佛菩提故。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转施与一已发无上菩提心者受持读诵，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便能证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四大洲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大千界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大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普教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转施与一已发无上菩提心者受持读诵，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便能证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转施与一已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受持读诵，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便能证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四大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小千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小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中千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大千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于意云何？乃至广说。

“复次，憍尸迦，置大千界诸有情类，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普教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转施与一已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受持读诵，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便能证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

“复次，憍尸迦，若赡部洲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普施与彼受持读诵，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便能证得一切智智。’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转施与一已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受持读诵，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便能证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所以者何？

彼菩萨摩诃萨定证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作苦边际，令其速证三乘涅槃。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小千界诸有情类，若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大千界诸有情类，若复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普施与彼受持读诵，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便能证得一切智智。’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转施与一已于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者受持读诵，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便能证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所以者何？彼菩萨摩诃萨定证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作苦边际，令其速证三乘涅槃。

“复次，憍尸迦，若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普施与彼受持读诵，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便能证得一切智智。’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诸菩萨中，有一菩萨作如是言：‘我今欣乐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济拔有情生死众苦，令得殊胜毕竟安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成彼事，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转施与彼受持读诵，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便能证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边不可称数。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小千界诸有情类，若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大千界诸有情类，若复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普施与彼受持读诵，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等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便能证得一切智智。’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已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诸菩萨中，有一菩萨作如是言：‘我今欣乐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济拔有情生死众苦，令得殊胜毕竟安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成彼事，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转施与彼受持读诵，复作是言：‘来！善男子，汝当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随此法门应正信解；若正信解，则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则能证得一切智法；若能证得一切智法，则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若修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便能证得一切智智。’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边不可称数。

“复次，憍尸迦，若赡部洲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普施与彼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彼众中随施与一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复以种种巧妙文义广为解释，分别义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诫令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边不可称数。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小千界诸有情类，若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大千界诸有情类，若复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发无上

正等觉心。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普施与彼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彼众中随施与一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复以种种巧妙文义广为解释，分别义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诫令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边不可称数。

“复次，憍尸迦，若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普施与彼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彼众中随施与一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复以种种巧妙文义广为解释，分别义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诫令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边不可称数。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小千界诸有情类，若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大千界诸有情类，若复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普施与彼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彼众中随施与一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复以种种巧妙文义广为解释，分别义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诫令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边不可称数。

“复次，憍尸迦，若赡部洲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既发无上菩提心已，同作是言：‘我今欣乐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济拔有情生死众苦，令得殊胜毕竟安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成彼事，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普施与彼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

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彼众中随施与一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以无量门巧妙文义广为解释，分别义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诫令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边不可称数。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小千界诸有情类，若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大千界诸有情类，若复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既发无上菩提心已，同作是言：‘我今欣乐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济拔有情生死众苦，令得殊胜毕竟安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成彼事，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普施与彼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彼众中随施与一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以无量门巧妙文义广为解释，分别义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诫令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边不可称数。

“复次，憍尸迦，若赡部洲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同作是言：‘我今欣乐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济拔有情生死众苦，令得殊胜毕竟安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成彼事，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普施与彼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彼众中随施与一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以无量门巧妙文义广为解释，分别义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诫令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边不可称数。

“复次，憍尸迦，置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小千界诸有情类，若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大千界诸有情类，若复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皆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同作是言：‘我今欣乐速证无上正等菩提，济拔有情生死众苦，令得殊胜毕竟安乐。’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为成彼事，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

恭敬、尊重赞叹，普施与彼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于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众宝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彼众中随施与一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以无量门巧妙文义广为解释，分别义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诫令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边不可称数。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施赡部洲一切有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为一有情，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分别解说甚深义趣令其解了，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边不可称数。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书深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施四大洲一切有情，若小千界一切有情，若中千界一切有情，若大千界一切有情，若复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一切有情。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为一有情，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分别解说甚深义趣令其解了，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边不可称数。

“复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赡部洲诸有情类，若四大洲诸有情类，若小千界诸有情类，若中千界诸有情类，若大千界诸有情类，若复十方各如殑伽沙等世界诸有情类，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分别解说甚深义趣令其解了，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天帝释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有善男子、善女人等为一有情，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以无染心分别解说甚深义趣令其解了，教授教诫令勤修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所获福聚，甚多于前无量无边不可称数。”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如菩萨摩诃萨转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如是应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教授教诫，令善通达诸法真如；应以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余资

具，恭敬供养令无匮乏。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以如是法施、财施，摄受供养彼菩萨摩诃萨，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因缘得大果报，获大胜利无量无边。所以者何？彼菩萨摩诃萨，要由如是法施、财施摄受供养，速能证得一切智智。”

尔时，善现赞帝释言：“善哉！善哉！憍尸迦，善能劝励、摄受、护助诸菩萨摩诃萨，令疾证得一切智智。汝今已作佛圣弟子所应作事。何以故？憍尸迦，一切如来诸圣弟子，为欲利乐诸有情故，方便劝励、摄受、护助诸菩萨摩诃萨，令疾证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一切如来、声闻、独觉世间胜事，皆由菩萨摩诃萨众而得出现。何以故？憍尸迦，若无菩萨摩诃萨发菩提心，则无菩萨摩诃萨能学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无菩萨摩诃萨能学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则无菩萨摩诃萨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若无菩萨摩诃萨证得无上正等菩提，则无如来、声闻、独觉世间胜事。故应劝励、摄受、护助诸菩萨摩诃萨，令学六种波罗蜜多究竟圆满，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四十三 第四分随喜回向品第六之一

尔时，慈氏菩萨摩诃萨谓具寿善现言：“大德，诸菩萨摩诃萨所有随喜回向俱行诸福业事于余有情施、戒、修等诸福业事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

尔时，具寿善现问慈氏菩萨摩诃萨言：“诸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普缘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边世界，一一世界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边如来、应、正等觉，断诸有路绝戏论道，已入无余依般涅槃界者，从初发心乃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如是乃至入无余依般涅槃界，展转乃至正法灭已，于其中间：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六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佛圆满功德相应善根；若力、无畏相应善根；若神通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大愿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一切智智相应善根；若为利乐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若无量无数诸佛功德；若证无上正等菩提所有妙乐；若于诸法得大自在波罗蜜多；若不可伏能伏一切无量最极神通妙行；若无障、无礙、无对、无等、无喻、无限如来如实勇猛威力；若佛智见；若佛十力波罗蜜多；若四无畏最极圆满所证佛法；若能引发诸法胜义所证佛法；若转法轮，若秉法炬，若击法鼓，若吹法螺，若雨法雨，若设法会，若以法味恣诸有情随意所欣皆令充足；若于如是无上法教，谓诸佛法、若独觉法、若声闻法，所有调伏胜解，决定趣三菩提；若佛世尊授诸菩萨无上正等大菩提记，若彼一切殊胜善根，所谓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授独觉补特伽罗独觉乘菩提记，若彼一切殊胜善根，所谓观察十二缘起相应善根；若授声闻补特伽罗声闻乘菩提记，若彼一切殊胜善根，所谓施性、戒性、修性三福业事；若学、无学无漏善根；若诸异生于彼诸法所种善根；若

诸如来、应、正等觉四众弟子，谓苾蒭、苾蒭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所有施性、戒性、修性三福业事；若于诸佛所说法教，天、龙、药叉广说乃至人非人等所种善根；若彼于佛般涅槃后所种善根；若有情类于佛、法、僧及余善士深心信乐，所起种种殊胜善根。

“是诸善根及余功德，一切合集观察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复以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愿此善根与有情类同共引发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于余所起诸福业事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

“于意云何？彼菩萨摩诃萨缘如是事，起如是行相随喜回向心，为有如是所缘可得，如彼菩萨所取相不？”

尔时，慈氏菩萨答具寿善现言：“彼菩萨摩诃萨缘如是事，起如是行相随喜回向心，实无如是所缘可得，如彼菩萨所取之相。”

时，具寿善现谓慈氏菩萨言：“若无如是所缘诸事，如彼菩萨所取相者，彼诸菩萨随喜回向，岂不皆成想心见倒？所以者何？如有贪著无所有事，无常谓常，实苦谓乐，无我谓我，不净谓净，即便发起想心见倒。如所缘事实无所有，菩提及心亦复如是，一切法、一切界亦应尔。若一切种皆无所有、无差别者，何等是所缘事？何等是随喜心？何等是菩提？何等是回向？云何菩萨摩诃萨缘如是事，起随喜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慈氏菩萨报善现言：“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不应对彼新学大乘菩萨前说。所以者何？彼闻如是随喜回向，所有信乐恭敬之心皆当隐没。如是随喜回向之法，应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或曾供养无量诸佛，久发大愿，多植善根，为多善友所摄受者，分别开示。所以者何？彼闻如是随喜回向，不惊、不怖、不退、不没。

“诸菩萨摩诃萨应以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当于尔时应作是念：‘所可用心随喜回向，此所用心尽、灭、离、变，此所缘事及诸善根，亦皆如心尽、灭、离、变。此中何等是所用心？复以何等为所缘事及诸善根，而说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心于心，理不应有随喜回向，以无二心俱时起故。心亦不可随喜回向心自性故。是故随喜回向之心及所缘事皆不可得。’”

时，天帝释白善现言：“新学大乘诸菩萨众闻如是事，其心将无惊怖、退没？云何菩萨摩诃萨众于所缘事起随喜心？云何摄受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而不违理？”

尔时，善现依承慈氏菩萨威力，告帝释言：“诸菩萨摩诃萨普缘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边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断诸有路绝戏论道，殄诸云雾摧诸棘刺，舍诸重担逮得己利，尽诸有结正智解脱，到心自在第一究竟，入无余依涅槃界者，从初发心乃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般涅槃后乃至法灭，于其中间所有种种功德善根，及弟子众于诸佛法所种善根，及余所起种种功德，一切合集观察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彼于尔时方便善巧，能不坠堕想心见倒。”

尔时，慈氏菩萨摩诃萨谓具寿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于自所起随喜回向俱行之心，不作随喜回向心想，于所念佛及诸弟子所有功德，不作诸佛及诸弟子功德之想，于诸天、人、阿素洛等所种善根，不作天、人、阿素洛等善根之想，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则不堕于想心见倒。若菩萨摩诃萨于自所起随喜回向俱行之心，要作随喜回向心想，于所念佛及诸弟子所有功德，作所念佛及诸弟子功德之想，于诸天、人、阿素洛等所种善根，作诸天、人、阿素洛等善根之想，方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则便堕于想心见倒。

“诸菩萨摩诃萨以如是心，念一切佛及诸弟子功德善根，正知此心尽、灭、离、变，非能随喜，正知彼法其性亦然，非所随喜；及正了达能回向心法性亦尔，非能回向，及正了知所回向法其性亦尔，非所回向。若有能依如是所说随喜回向，是正非邪，诸菩萨摩诃萨皆应发起如是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普于过去断诸有路绝戏论道诸佛世尊，从初发心乃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展转乃至入无余依般涅槃界，如是乃至正法灭已，于其中间：所有诸佛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佛世尊授菩萨记，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佛世尊授独觉记，观察缘起相应善根；若佛世尊授声闻记，彼所发起施性、戒性、修性善根；若有学位一切有漏、无漏善根；若无学位无漏善根；若佛世尊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为利乐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若余无量无数佛法；若佛世尊宣说正法；若于正法精勤修学、胜解安住彼诸善根；若于正法，诸异生类所种善根；若诸天、龙、阿素洛等听闻正法，及闻法已所种善根，乃至傍生听闻正法，及闻法已所种善根；若佛世尊般涅槃后，诸人天等所种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于如是时，若正解了诸能随喜回向之法尽、灭、离、变，诸所随喜回向之法自性皆空，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于是时，若正解了都无有法可能随喜回

向于法。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皆空，空中都无能、所随喜回向法故。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便能不堕想心见倒。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随喜心及所随喜功德善根不生执著，于回向心及所回向无上菩提亦不执著，由无执著不堕颠倒。如是菩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名正无上随喜回向，远离一切虚妄分别。

“若菩萨摩诃萨于能随喜回向之法，起能随喜回向法想，于所随喜回向之法，起所随喜回向法想，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则便堕于想心见倒，所起随喜回向皆邪。菩萨应知方便远离。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普于未来断诸有路绝戏论道诸佛世尊，从初发心乃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展转乃至入无余依般涅槃界，如是乃至正法灭已，于其中间：所有诸佛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佛世尊授菩萨记，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佛世尊授独觉记，观察缘起相应善根；若佛世尊授声闻记，彼所发起施性、戒性、修性善根；若有学位一切有漏、无漏善根；若无学位无漏善根；若佛世尊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为利乐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若余无量无数佛法；若佛世尊宣说正法；若于正法精勤修学、胜解安住彼诸善根；若于正法，诸异生类所种善根；若诸天、龙、阿素洛等听闻正法，及闻法已所种善根，乃至傍生听闻正法，及闻法已所种善根；若佛世尊般涅槃后，诸人天等所种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于如是时，若正解了诸能随喜回向之法尽、灭、离、变，诸所随喜回向之法自性皆空，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于是时，若正解了都无有法可能随喜回向于法。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皆空，空中都无能、所随喜回向法故。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便能不堕想心见倒。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随喜心及所随喜功德善根不生执著，于回向心及所回向无上菩提亦不执著，由无执著不堕颠倒。如是菩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名正无上随喜回向，远离一切虚妄分别。

“若菩萨摩诃萨于能随喜回向之法，起能随喜回向法想，于所随喜回向之法，起所随喜回向法想，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则便堕于想心见倒，所起随喜回向皆邪。菩萨应知方便远离。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普于现在断诸有路绝戏论道诸佛世尊，从初发心乃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展转乃至入无余依般涅槃界，如是乃至正法灭已，于其中间：所有诸佛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佛世尊授菩萨记，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佛世尊授独觉记，观察缘起相应善根；若佛世尊授声闻记，彼所发起施性、戒性、修性善根；若有学

位一切有漏、无漏善根；若无学位无漏善根；若佛世尊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为利乐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若余无量无数佛法；若佛世尊宣说正法；若于正法精勤修学胜解安住彼诸善根；若于正法，诸异生类所种善根；若诸天、龙、阿素洛等听闻正法，及闻法已所种善根，乃至傍生听闻正法，及闻法已所种善根；若佛世尊般涅槃后，诸人天等所种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于如是时，若正解了诸能随喜回向之法尽、灭、离、变，诸所随喜回向之法自性皆空。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于是时，若正解了都无有法可能随喜回向于法。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皆空，空中都无能、所随喜回向法故。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便能不堕想心见倒。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随喜心及所随喜功德善根不生执著，于回向心及所回向无上菩提亦不执著，由无执著不堕颠倒。如是菩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名正无上随喜回向，远离一切虚妄分别。

“若菩萨摩诃萨于能随喜回向之法，起能随喜回向法想，于所随喜回向之法，起所随喜回向法想，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则便堕于想心见倒，所起随喜回向皆邪。菩萨应知方便远离。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普于过去、未来、现在断诸有路绝戏论道诸佛世尊，从初发心乃至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展转乃至入无余依般涅槃界，如是乃至正法灭已，于其中间：所有诸佛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佛世尊授菩萨记，波罗蜜多相应善根；若佛世尊授独觉记，观察缘起相应善根；若佛世尊授声闻记，彼所发起施性、戒性、修性善根；若有学位一切有漏、无漏善根；若无学位无漏善根；若佛世尊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为利乐一切有情，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若余无量无数佛法；若佛世尊宣说正法；若于正法精勤修学胜解安住彼诸善根；若于正法，诸异生类所种善根；若诸天、龙、阿素洛等听闻正法，及闻法已所种善根，乃至傍生听闻正法，及闻法已所种善根；若佛世尊般涅槃后，诸人天等所种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随喜之心。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于如是时，若正解了诸能随喜回向之法尽、灭、离、变，诸所随喜回向之法自性皆空。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复于是时，若正解了都无有法可能随喜回向于法。何以故？以一切法自性皆空，空中都无能、所随喜回向法故。虽如是知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便能不堕想心见倒。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随

喜心及所随喜功德善根不生执著，于回向心及所回向无上菩提亦不执著，由不执著不堕颠倒。如是菩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名正无上随喜回向，远离一切虚妄分别。

“若菩萨摩诃萨于能随喜回向之法，起能随喜回向法想，于所随喜回向之法，起所随喜回向法想，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则便堕于想心见倒，所起随喜回向皆邪。菩萨应知方便远离。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于所修作诸福业事，如实了知远离寂静，于能随喜回向之心，亦如实知远离寂静，如是知已，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法中都无取著，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则不堕于想心见倒。若菩萨摩诃萨于所修作诸福业事，不如实知远离寂静，于能随喜回向之心，亦不能知远离寂静，于一切法执著诸相，而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所起随喜回向之心，则便堕于想心见倒。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于已灭度诸佛世尊及诸弟子功德善根，若欲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心者，应作是念：‘如佛世尊及诸弟子皆已灭度自性非有，功德善根亦复如是。我所发起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之心，及所回向无上菩提，性相亦尔都不可得。’如是知已，于诸善根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便能不生想心见倒，名正随喜回向菩提。若菩萨摩诃萨以取相为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已灭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取相随喜回向菩提，是为非善随喜回向，由斯便堕想心见倒。若菩萨摩诃萨不取相为方便，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已灭度佛及弟子功德善根，离相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名为善随喜回向，由斯不堕想心见倒。”

尔时，慈氏菩萨摩诃萨问具寿善现言：“大德，云何菩萨摩诃萨于诸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众功德善根、随喜俱行福业事等皆不取相，而能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答言：“应知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有如是等方便善巧，虽不取相而所作成，非离般若波罗蜜多，有能正起随喜回向。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成所作，应学般若波罗蜜多。”

慈氏菩萨摩诃萨言：“大德善现，莫作是说！所以者何？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中，诸佛世尊并弟子众及所成就功德善根，皆无所有都不可得，所作随喜诸福业事、发心回向无上菩提，亦无所有都不可得。

“此中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应作是观：过去诸佛及弟子众功德善根性皆已灭，所作随喜诸福业事、发心回向无上菩提性皆寂灭。我若于彼诸佛世尊及弟子众功德善根取相分别，及于所作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发心回向无上菩提取相分别，以是取

相分别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诸佛世尊皆所不许。所以者何？于已灭度诸佛世尊及弟子等取相分别，随喜回向无上菩提，是则名为大有所得。过去已灭，无所有故，未来、现在佛弟子等未至、不住，亦不可得。若不可得非取相境，若取其相发生随喜回向菩提便堕颠倒。若有失念而取相者，当知非善随喜回向，要不取相无所分别，乃名为善随喜回向。

“是故菩萨摩诃萨众应学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由此方便善巧势力，能正发生随喜回向。若菩萨摩诃萨欲学如是方便善巧，应于般若波罗蜜多数数听闻、受持读诵，令善通利、如理思惟，勤请问师甚深义趣。所以者何？若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终不能得方便善巧。若无如是方便善巧，能正发生随喜回向，无有是处。何以故？于过去佛及弟子众诸功德等取相分别随喜回向，诸佛世尊皆不随喜。

“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于诸佛及诸弟子功德善根，正发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不应于中起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若于其中起有所得取相分别随喜回向，佛不说彼有大义利。所以者何？如是随喜回向之心妄想分别，名杂毒故。如有饮食，虽具上妙色香美味而杂毒药，愚夫浅识贪取啖之，初虽适意欢喜快乐，而后食消备受众苦，或便致死若近失命。

“如是一类补特伽罗，不善受持，不善观察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文句义理，不善读诵，不善通达甚深义趣，而告大乘种性者曰：‘来！善男子，汝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及余无量无边功德；若佛弟子于诸佛所种诸善根；若佛世尊授诸菩萨无上正等大菩提记，彼诸菩萨所种善根；若佛世尊授诸独觉及声闻记，彼有情类所种善根；若诸天人、阿素洛等于诸佛所乃至正法未灭尽来所种善根；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所种善根，及有于他所成功德发生随喜回向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随喜，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说随喜回向，以有所得取相分别而为方便。譬如世间杂毒饮食初益后损故，此非善随喜回向。所以者何？以有所得取相分别，发起随喜回向之心，皆杂毒故。菩萨种性补特伽罗，不应随彼所说而学。

“是故，大德，应说云何住菩萨乘善男子等，应于三世十方诸佛及弟子等功德善根随喜回向，可说名为无毒妙善随喜回向？”

具寿善现答慈氏言：“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欲不谤佛而发随喜回向心者，应作是念：‘如诸如来、应、正等觉无障佛眼，通达遍知功德善根有如是性、有如是相、有如是法而可随喜，我今亦应如是随喜；知诸如来、应、正等觉无障佛眼，通达遍知应以如是诸福业事，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我今亦应如是回向。’住菩萨乘诸善

男子、善女人等，于诸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应作如是随喜回向。若作如是随喜回向则不谤佛，诸佛世尊同所随喜。是菩萨摩诃萨如是随喜回向之心，不杂众毒离诸过咎，名正名善随喜回向，称真法界，意乐胜解俱善圆满。

“复次，大士，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诸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应作如是随喜回向：‘如佛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及诸余法，不堕三界非三世摄，随喜回向亦应如是。所以者何？如彼诸法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随喜回向亦复如是，谓诸如来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诸佛功德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声闻、独觉及人天等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彼诸善根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于彼随喜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所回向法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能回向者自性空故，不堕三界非三世摄。’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了知诸法性相，不堕三界非三世摄；若不堕三界非三世摄，即不可以彼有相为方便、有所得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自性不生，若法不生则无所有，不可以彼无所有法随喜回向无所有故。是菩萨摩诃萨如是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不杂众毒无所失坏，名大回向，无堕无摄，称真法界，究竟圆满。

“住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以有相而为方便，或有所得而为方便，于诸如来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生随喜回向之心，当知是邪随喜回向。此邪随喜回向之心，诸佛世尊所不称赞。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作如是念：‘如十方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如实通达功德善根有如是法，可依此法发生无倒随喜回向。我今亦应依如是法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正发随喜回向。’由斯定证无上菩提，转妙法轮饶益一切。”

尔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为诸菩萨摩诃萨等作大佛事。所以者何？汝为菩萨摩诃萨等宣说无倒随喜回向，如诸如来、应、正等觉通达遍知诸善根等有如是性、有如是相、有如是法，发生无倒随喜回向。如是随喜回向之心，称真法界，究竟圆满，汝今乃能如实宣说。

“善现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教化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令安住十善业道所获功德，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于彼功德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

“复次，善现，且置令住十善业道，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教化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令安住四静虑、四无量、四无色定、五神通所获功德，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于彼功德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

等等。

“复次，善现，且置令住四静虑等，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方便教化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令安住预流果、或一来果、或不还果、或阿罗汉果、或独觉菩提所获功德，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于彼功德，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

“复次，善现，且置令住预流果等，假使如是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成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所有功德，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于彼功德为最为胜、为尊为高、为妙为微妙、为上为无上、无等无等等。

“复次，善现，且置如是预流果等所有功德，假使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设有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一一于彼诸菩萨所，皆以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无量种上妙乐具，经如殑伽沙数大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于意云何？是诸有情由此因缘得福多不？”

善现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如是福聚若有形色，十方各如殑伽沙界不能容受。”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诸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起无倒随喜回向，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算数譬喻所不能及。所以者何？此菩萨乘善男子等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称法界故，最胜无比。彼诸有情所获福聚，以有所得为方便故，于此所起随喜回向，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不及一。”

尔时，四大天王各与眷属二万天子俱，顶礼佛足，合掌恭敬白言：“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威力广大称真法界，疾能证得一切智智，胜前所说有所得施，无量倍数不可为比。”

时，天帝释乃至他化自在天王，各与眷属十万天子俱，皆持种种天妙华鬘、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幢、幡盖、众妙珍奇，奏天乐音以奉施佛，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顶礼双足，合掌白言：“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威力广大称真法界，疾能证得一切智智，胜前所说有所得施，无量倍数不可为比。”

时，大梵天广说乃至色究竟天各与无量百千天众，前诣佛所，顶礼双足，合掌恭敬俱发声言：“希有，世尊！甚奇，善逝！是菩萨摩诃萨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以无所得而

为方便，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威力广大称真法界，疾能证得一切智智，胜前所说有所得施，无量倍数不可为比。”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四十四 第四分随喜回向品第六之二

尔时，佛告净居天等诸天众言：“且置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假使十方无边世界一切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设有十方无边世界一切有情，一一于彼诸菩萨所，皆持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无量种上妙乐具，经如殑伽沙数大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若菩萨乘诸善男子、善女人等，于诸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发起无倒随喜回向所获功德，甚多于前无量无数算数譬喻所不能及。所以者何？此菩萨乘善男子等，所起无倒随喜回向，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称法界故，最胜无比。彼诸有情所获福聚，以有所得为方便故，于此所起随喜回向，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邬波尼杀昙分亦不及一。

“诸天当知，且置是事，假使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普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及余无量无边佛法，若诸弟子所有善根，若余有情已集当集现集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称量，以有相有所得为方便，现前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乘善男子等，发起无上正等菩提，普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及余无量无边佛法，若诸弟子所有善根，若余有情已集当集现集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上、无等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于前所起随喜回向，百倍为胜，千倍为胜，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亦复为胜。所以者何？如是所起随喜回向，无相、无得而为方便，彼前所起随喜回向，有相、有得为方便故。”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世尊说，若菩萨乘善男子等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普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及弟子等功德善根；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上、无等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所起随喜回向，胜前所起随喜回向乃至邬波尼杀昙倍。世尊，齐何说后所起随喜回向，胜前所起随喜回向，乃至邬波尼杀昙倍？”

佛告善现：“是菩萨乘善男子等，于三世法不取、不舍、不矜、不蔑，非有所得、非无所得，无所分别、无异分别，无所观见、无随观见，观如是法皆是分别之所积集，

达一切法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无集无散、无入无出：‘此中无法已当现生，亦无有法已当现灭，我应如法真如、法界，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发生随喜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齐此所起随喜回向，胜前所起有所得想、有所得见随喜回向，乃至邬波尼杀昙倍。

“复次，善现，住菩萨乘善男子等，欲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及弟子等，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相应善根，发生无倒随喜回向，应作是念：‘如真解脱，布施亦尔；如真解脱，净戒亦尔；如真解脱，安忍亦尔；如真解脱，精进亦尔；如真解脱，静虑亦尔；如真解脱，般若亦尔；如真解脱，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亦尔；如真解脱，随喜亦尔；如真解脱，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亦尔；如真解脱，诸佛世尊独觉亦尔；如真解脱，已般涅槃声闻亦尔；如真解脱，过去已灭诸法亦尔；如真解脱，未来未生诸法亦尔；如真解脱，现在现转诸法亦尔；如真解脱，过去诸佛弟子亦尔；如真解脱，未来诸佛弟子亦尔；如真解脱，现在十方无量、无数、无边世界诸佛世尊弟子亦尔；如真解脱，一切功德善根亦尔；如诸法性无缚无解、无染无净、无起无尽、无生无灭、无取无舍。我于如是功德善根现前随喜，持此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以无移转及无失坏、无相、无得而为方便，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随喜回向，非能随喜回向，无所随喜所回向故；如是所起随喜回向，非转、非息，无生灭故。善现当知，是菩萨乘善男子等，所起无倒随喜回向，胜前所起有相有得随喜回向乃至邬波尼杀昙倍。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随喜回向，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复次，善现，假使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方便善巧修菩萨行。复有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此诸菩萨，一一于彼诸菩萨众，皆持上妙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无量种上妙乐具，经如殑伽沙等大劫，以有所得而为方便，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若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普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诸独觉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诸声闻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余有情施、戒、修性三福业事；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上、无等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菩萨随喜回向诸福业事，胜前所说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布施俱行诸福业事百倍、千倍乃至邬波尼杀昙倍。所以者何？彼诸菩萨布施俱行诸福业事，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如是菩萨随喜回向，以无所得为方便故。

“复次，善现，且置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布施俱行诸福业事。假使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诸菩萨各住殑伽沙数大劫，修身妙行，修语妙行，修意妙行，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受持净戒。

“若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普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诸独觉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诸声闻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余有情施、戒、修性三福业事；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上、无等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菩萨随喜回向诸福业事，胜前所说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净戒俱行诸福业事百倍、千倍乃至邬波尼杀昙倍。所以者何？彼诸菩萨净戒俱行诸福业事，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如是菩萨随喜回向，以无所得为方便故。

“复次，善现，且置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净戒俱行诸福业事。假使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诸菩萨各住殑伽沙数大劫，恒为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诃毁、凌辱、刀杖加害，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受行安忍。

“若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普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诸独觉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诸声闻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余有情施、戒、修性三福业事；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上、无等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菩萨随喜回向诸福业事，胜前所说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安忍俱行诸福业事百倍、千倍乃至邬波尼杀昙倍。所以者何？彼诸菩萨安忍俱行诸福业事，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如是菩萨随喜回向，以无所得为方便故。

“复次，善现，且置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安忍俱行诸福业事。假使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诸菩萨各住殑伽沙数大劫，不坐不卧恒不睡眠，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受行精进。

“若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普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诸独觉所有戒蕴、定蕴、慧蕴、

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诸声闻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余有情施、戒、修性三福业事；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上、无等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菩萨随喜回向诸福业事，胜前所说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精进俱行诸福业事百倍、千倍乃至邬波尼杀昙倍。所以者何？彼诸菩萨精进俱行诸福业事，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如是菩萨随喜回向，以无所得为方便故。

“复次，善现，且置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精进俱行诸福业事。假使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诸菩萨各住殑伽沙数大劫，离诸散动心住一缘，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受行静虑。

“若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普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诸独觉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诸声闻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余有情施、戒、修性三福业事；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上、无等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菩萨随喜回向诸福业事，胜前所说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静虑俱行诸福业事百倍、千倍乃至邬波尼杀昙倍。所以者何？彼诸菩萨静虑俱行诸福业事，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如是菩萨随喜回向，以无所得为方便故。

“复次，善现，且置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静虑俱行诸福业事。假使十方殑伽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有情，皆发无上正等觉心，发趣无上正等菩提，是诸菩萨各住殑伽沙数大劫，思惟观察诸法性相，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受行般若及余善根。

“若菩萨摩诃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普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诸独觉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诸声闻所有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若余有情施、戒、修性三福业事；如是一切合集称量，现前发起最尊最胜、最上最妙、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上、无等随喜俱行诸福业事；复持如是随喜俱行诸福业事，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如是菩萨随喜回向诸福业事，胜前所说诸菩萨众以有所得而为方便般若及余善根俱行诸福业事百倍、千倍乃至邬波尼杀昙倍。所以者何？彼诸菩萨般若及余善根俱行诸福业事，以有所得而为方便，如是菩萨随喜回向，以

无所得为方便故。”

第四分地狱品第七

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即是一切智性，善能成办一切智智。”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作照明皆应敬礼，世间诸法不能染污，能遣昏翳能发光明，能施利安恒为上首，与诸盲者作净眼目，与涉暗徒作明灯炬，引失道者令入正路，显诸法性即萨婆若，示一切法无灭无生，是诸菩萨摩诃萨母，无依护者为作依护，能除一切生死苦恼，开示诸法无性为性，能令诸佛具转三转、十二行相无上法轮。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应云何住？”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诸菩萨摩诃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佛住，思惟敬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思惟敬事于佛。”

时，天帝释窃作是念：“今舍利子何因何缘问佛斯事？”念已便问舍利子言：“以何因缘而作是问？”

时，舍利子告帝释言：“前佛世尊说诸菩萨摩诃萨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所起随喜回向俱行诸福业事，疾能证得一切智智，胜有所得诸菩萨等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及余善根。由此因缘，故问斯事。

“憍尸迦，如生盲众若百若千，无净眼者方便引导，近尚不能趣入正道，况能远达丰乐大城？如是前五波罗蜜多诸生盲众，若无般若波罗蜜多净眼者导，尚不能趣菩萨正道，况能证入萨婆若城？憍尸迦，布施等五波罗蜜多，要由般若波罗蜜多，名有目者；复由般若波罗蜜多之所摄受，名到彼岸。”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云何菩萨摩诃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引发般若波罗蜜多，如引发色、受、想、行、识。舍利子，如五取蕴不应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应知亦尔。舍利子，如五取蕴不引发故说名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复如是，不引发故说名引发。”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成何法？”

佛告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引发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都无所成，于一切法无所成故，乃名般若波罗蜜多。”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岂不能成一切智智？”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能成一切智智。何以故？憍尸迦，如有所得不能成故，如有名想不能成故，如有起造不能成故。”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说成一切智智？”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所引发一切智智无所成故说名为成。”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生灭一切法故出现世间，不为成坏一切法故出现世间，而与世间作大饶益。”

尔时，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若生若灭、若成若坏。’是菩萨摩诃萨即便舍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复有因缘，诸菩萨摩诃萨舍远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谓起是想：‘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有、非真实，不坚固、不自在。’是菩萨摩诃萨即便舍远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有非无、非虚非实、非坚固非不坚固、非自在非不自在，于一切法无分别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佛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显何法？”

佛告善现：“我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都无所显。所以者何？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不显示色，亦不显示受、想、行、识，不显示预流果，亦不显示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亦不显示一切菩萨摩诃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广大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汝缘何意作如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广大波罗蜜多？”

善现答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色不作大、不作小，于受、想、行、识亦不作大、不作小；于色不作集、不作散，于受、想、行、识亦不作集、不作散；于色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于受、想、行、识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如是乃至于诸如来、应、正等觉不作大、不作小，于佛所得一切智智亦不作大、不作小；于诸如来、应、正等觉不作集、不作散，于佛所得一切智智亦不作集、不作散；于诸如来、应、正等觉不作有力、不作无力，于佛所得一切智智亦不作有力、不作无力。所以者何？五蕴乃至一切智智非大非小、非集非散、非有力非无力，以一切法自性空故。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非行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如是诸想非深般若波罗蜜多等流果故。

“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如是想：‘我当度脱若干有情入无余依般涅槃界。’若有此想，是则名为大有所得，非有所得能有所办。所以者何？有情无生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生；有情无自性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自性；有情远离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远离；有情不可思议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思议；有情无坏法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坏法；有情无觉知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觉知；有情如义无证觉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如义亦无证觉；有情力不成就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力亦不成就。

“世尊，我缘此意故作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是广大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办大事故。”

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若菩萨摩诃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深信解，无疑、无惑亦不迷谬，是菩萨摩诃萨从何处没来生此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已经几时，于深法义能随觉了？”

佛告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从十方界所事诸佛法会中没来生此间，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已经无量无数大劫，于深法义能随觉了。所以者何？若菩萨摩诃萨从他方界所事诸佛法会中没来生此者，是菩萨摩诃萨已多亲近诸佛世尊，曾问此中甚深法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若见若闻，便作是念：‘我今见佛，闻佛所说。’由此因缘，若闻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属耳听闻恭敬信受，于深法义断诸疑惑。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已曾供养无量诸佛，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已经多劫，故于今生能办是事。”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可听闻，为可观察，为可引发，为可忆念，为可示现是此是彼，为可显了处、时差别，为可宣说诸行、状、相，显示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不？”

佛言：“不也，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非蕴、界、处自性差别可能显示。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毕竟远离，非远离法可能显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离蕴、界、处亦不能觉。所以者何？即蕴、界、处能觉诸法毕竟远离，说名般若波罗蜜多，是故般若波罗蜜多与蕴、界、处无二无别。善现当知，即一切法毕竟空故、性远离故、永寂静故名不可得，即不可得说名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若时无想亦无等想施设言说，是时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积行久如，能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此应分别，以诸菩萨根差别故。善现当知，有菩萨摩诃萨从初发心，遇真善友方便摄受，即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有方便善巧故，不谤正法，不见诸法有增有减，常不远离菩萨正行，常不远离诸佛、菩萨，恒种善根身心清净

，严净佛土，成熟有情，疾能证得一切智智。

“有菩萨乘善男子等虽曾得见多百千佛，于诸佛所修行梵行，而有所得为方便故，不能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生信解即便舍去。所以者何？是菩萨乘善男子等，过去佛所曾闻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生恭敬，不恭敬故不数听闻，不数闻故不能亲近，不亲近故不能请问，不请问故不能信解，不信解故舍众而去，由此因缘，造作增长匮正法业；由宿习力，今闻说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还复舍去，不生恭敬不能信受，不信受故若身若心皆不和合，不和合故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不能解了。彼于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不能信受、不能听闻、不能解了、不能观察，造作增长匮正法业，由此业故造作增长恶慧罪业，由此业故闻深般若波罗蜜多毁谤厌舍。

“善现当知，是菩萨乘善男子等，毁谤厌舍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即为毁谤厌舍三世诸佛一切智智，由此因缘，造作增长极重恶业，由此业故堕大地狱，经历多时受诸剧苦。谓彼宿习重恶业故，觉慧善根皆悉微劣；薄福德故，自损损他，于佛、法、僧虽成少分信受乐欲；而愚痴故，不能思择正法浅深，自于大乘毁谤厌舍，亦令新学正法有情于大乘教毁谤厌舍，言：‘深般若波罗蜜多非真佛语，不应修学。’彼既令他毁谤般若，自于般若亦深毁谤；彼既毁谤甚深般若，于萨婆若亦深毁谤；由深毁谤萨婆若力，于佛、法、僧亦深毁谤；因斯造作极重恶业，由此恶业增长因缘，堕大地狱受诸剧苦，多百千岁不得解脱。

“彼罪重故，于此世界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已来受诸剧苦。若此世界火、水、风劫随一起时，彼重恶业犹未尽故，死已转生他方世界，与此同类大地狱中多百千岁受诸剧苦。彼罪重故，于他方界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已来受诸剧苦。若他方界火、水、风劫随一起时，彼重恶业犹未尽故，死已转生余他方界，与此同类大地狱中多百千岁受诸剧苦。彼罪重故，于余方界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已来受诸剧苦，如是展转遍历十方大地狱中受诸剧苦。若彼诸余十方世界火劫、水劫、风劫起时，彼重恶业犹未尽故，死已还生此堪忍界大地狱中，从一大地狱至一大地狱，乃至火劫、水劫、风劫未起已来受诸剧苦。若此世界火、水、风劫随一起时，彼重恶业犹未尽故，死已复生他余世界，遍历十方大地狱中受诸剧苦。

“如是轮回经无数劫，彼谤法罪业势稍微，从地狱出堕傍生趣，如前展转自界、他方，多劫轮回受种种苦。彼谤法罪业势稍薄，免傍生趣堕鬼趣中，此界、他方轮回展转受种种苦经无数劫。彼谤法业余势将尽，出饿鬼趣来生人中，虽得为人而居下贱，盲聋、喑哑，多病、贫穷、丑陋、顽愚、人皆轻诮，随所生处少乐多苦，尝不闻有佛、法、

僧名。所以者何？彼语恶业谤三宝故，受如是类圆满苦果。”

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毁谤法罪与无间业，此二恶行为相似不？”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勿谓此罪似无间业。所以者何？五无间业虽感重苦，而不可比毁谤正法，谓彼闻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毁谤拒逆言：‘此般若波罗蜜多非真佛语，不应修学，非法、非律、非大师教。’由此因缘其罪极重。

“舍利子，是谤法人自谤正法亦教他谤，自坏其身亦令他坏，自饮毒药亦令他饮，自失生天解脱乐果亦令他失，自持其身足地狱火亦令他足，自不信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教他人令不信解，迷谬颠倒自沉苦海亦令他溺。舍利子，我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尚不欲令谤正法者闻其名字，况为彼宣说？舍利子，谤正法者，我尚不听住菩萨乘善男子等闻其名字，况当眼见？岂许共住？舍利子，谤正法者，我尚不听被服袈裟，况受供养？何以故？舍利子，诸有毁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彼名坏正法者，堕黑暗类如秽蜗螺，自污污他如烂粪聚。诸有信用坏法者言，亦受如前所说大苦。”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何缘如来不说如是坏正法者，当堕恶趣所受形貌身量大小？”

佛告舍利子：“止！不应说坏正法者当来所受形貌身量。所以者何？我若具说彼趣形量，彼闻惊怖，当吐热血，便致命终，或近死苦，心顿忧恼如中毒箭，身渐枯槁如被截苗。恐彼闻说谤正法者，当受如是大丑苦身，徒自惊惶，丧失身命。我愍彼故，不为汝说。”

时，舍利子第二、第三重请如来说彼形量，明诫后世，令知谤法获大苦身，不造斯罪。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我前所说，坏正法罪受恶趣苦，足为明诫。当来自类善男子等，闻我前说谤法罪报，宁舍身命，终不谤法，勿我未来当受斯苦！”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诸有聪明善男子等，闻佛所说谤正法人于当来世久受大苦，应善护持身、语、意业。所以者何？勿我由此诸恶业故，恶趣人中长时受苦。世尊，造作增长坏正法业，岂不由习诸恶业耶？”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于我正法毗奈耶中，当有愚痴诸出家者，彼虽称我为其大师，而于我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毁谤拒逆。善现当知，若有毁谤甚深般若，则为毁谤无上菩提；若有毁谤无上菩提，则为毁谤一切智智；若有毁谤一切智智，则为毁谤佛、法、僧宝；若有毁谤佛、法、僧宝，则便摄受无边罪业；若有摄受无边罪业，则便摄受无边苦报。”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彼愚痴人几因缘故，毁谤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由四因缘。何等为四？一者、为诸邪魔所扇惑故；二者、于甚深法不信解故；三者、不勤精进耽著五蕴，诸恶知识所摄受故；四者、多怀瞋恚乐行恶法，好自高举轻凌他故。彼愚痴人由具如是四因缘故，毁谤般若波罗蜜多，由此当来受诸剧苦。”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四十五 第四分清净品第八

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诸愚痴人不勤精进，具诸恶行薄少善根，暗钝无求少闻劣慧，为恶知识之所摄受，不事善友，不乐请问于诸胜善，不勤修学，闻佛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难信解。”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云何甚深难信难解？”

佛告善现：“色非缚非解。何以故？色以无性为自性故。受、想、行、识非缚非解。何以故？受、想、行、识以无性为自性故。

“复次，善现，色前际非缚非解。何以故？色前际以无性为自性故。色后际非缚非解。何以故？色后际以无性为自性故。色中际非缚非解。何以故？色中际以无性为自性故。受、想、行、识前际非缚非解。何以故？受、想、行、识前际以无性为自性故。受、想、行、识后际非缚非解。何以故？受、想、行、识后际以无性为自性故。受、想、行、识中际非缚非解。何以故？受、想、行、识中际以无性为自性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甚难信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极难信解！”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所以者何？善现，色清净即果清净，果清净即色清净。何以故？是色清净与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想、行、识清净即果清净，果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何以故？是受、想、行、识清净与果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复次，善现，色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即色清净。何以故？是色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想、行、识清净即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即受、想、行、识清净。何以故？是受、想、行、识清净与一切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

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能照了。”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光明。”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永不相续。”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本无杂染。”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得、无现观。”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所生起。”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毕竟不生。”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生欲界、不生色界、不生无色界。”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知无解。”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何等法无知无解？”

佛言：“于色无知无解。何以故？极清净故。于受、想、行、识无知无解。何以故？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萨婆若无损无益。”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取无舍。”

佛言：“如是，极清净故。”

尔时，善现亦白佛言：“我清净故色清净。”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我清净故受、想、行、识清净。”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我清净故果清净。”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我清净故一切智清净。”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我清净故无得、无现观。”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我无边故色无边。”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我无边故受、想、行、识无边。”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觉，是为般若波罗蜜多。”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非此岸、非彼岸、非住中间。”

佛言：“如是，毕竟净故。”

善现复言：“若菩萨摩诃萨起如是想，弃舍般若波罗蜜多，远离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著名著相。”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善为菩萨摩诃萨众，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开示分别究竟著相。”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云何菩萨摩诃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起著相？”

善现答言：“若菩萨摩诃萨于色谓空起空想著，于受、想、行、识谓空起空想著，于过去法谓过去法起过去法想著，于未来法谓未来法起未来法想著，于现在法谓现在法起现在法想著，谓菩萨乘善男子等，初发心时生如是福，亦名著相。”

时，天帝释问善现言：“何缘如是名为著相？”

善现答言：“若谓此是大菩提心，若执此是初菩提心，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是名著相。憍尸迦，心本性空不可回向。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若作是执‘我趣大乘’，诸如是等皆名著相。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于无上正等菩提，示现、劝导、赞励、庆喜发趣大乘诸有情者，应随实相示现、劝导、赞励、庆喜。彼诸有情若能如是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他有情者，于自无损亦不损他，是诸如来所应许可。憍尸迦，安住大乘善男子等，若能如是示现、劝导、赞励、庆喜趣菩萨乘诸有情者，便能远离一切执著。”

尔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汝今善能为诸菩萨说执著相，令诸菩萨觉知远离。复有此余微细执著，当为汝说。汝应谛听，极善作意！”

善现白言：“唯然！愿说！我等乐闻。”

佛告善现：“安住大乘善男子等，欲趣无上正等菩提，于诸如来、应、正等觉，以净信心取相忆念，随所取相皆名执著。所以者何？诸取相者名执著故。若于过去、未来、现在一切如来、应、正等觉诸无漏法深生随喜，复持如是随喜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亦名执著。所以者何？诸法实性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远离三世。非离三世可能回向，离三世法不可取相、不可攀缘亦无见闻觉知事故。”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诸法实性最为甚深。”

佛言：“如是，本性离故。”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本性甚深。”

佛言：“如是，本性净故。”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本性清净。”

佛言：“如是，本性离故。”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皆应敬礼。”

佛言：“如是，以一切法本性离故。善现当知，若一切法本性远离，即是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如来证觉诸法实性无造无作。”

善现复言：“是故如来、应、正等觉于一切法无所证故名现等觉。”

佛言：“如是，以一切法一性非二。善现当知，诸法一性即是无性，诸法无性即是一性，如是诸法一性无性是本实性，此本实性即是一相，所谓无相。是故，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于一切法无所证故名现等觉。所以者何？诸法本性唯一无二。善现当

知，诸法本性即非本性，此非本性即是本性，能如是知即能远离一切执著。”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难可觉知。”

佛言：“如是，无知者故。”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不可思议。”

佛言：“如是，非一切心所了知故。”

善现复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所造作。”

佛言：“如是，以诸作者不可得故。”

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应行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若不行色，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若不行受、想、行、识，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若不行色空，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若不行受、想、行、识空，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若不行色不圆满相，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若不行受、想、行、识不圆满相，是行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色不圆满即非色，受、想、行、识不圆满即非受、想、行、识，若不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希有，世尊！甚奇，善逝！于诸著中说无著相。”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若不行色无所著相，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若不行受、想、行、识无所著相，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若能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于色不生著，于受、想、行、识不生著；于预流果不生著，于一来、不还、阿罗汉果不生著；于独觉菩提不生著；于佛无上正等菩提不生著；于萨婆若亦不生著。所以者何？无著无缚超过一切，名萨婆若。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超一切著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希有，世尊！甚奇，善逝！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所证法性最为甚深，若说不说俱无增减。”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譬如虚空，假使诸佛尽其寿量或赞或毁，而彼虚空无增无减；甚深法性亦复如是，若说、不说俱无增减。复次，善现，譬如幻士，于赞毁时无喜无忧、不增不减；甚深法性亦复如是，若说、不说如本无异。”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甚为难事，谓深般若波罗蜜多若修不修无增无减、无进无退。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如修虚空都无所有，谓于此中无法可得而勤修学，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常无退转。

“世尊，诸菩萨摩诃萨我等有情皆应敬礼，能被如是大功德铠。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为度有情被功德铠，譬如欲与虚空战诤被坚固铠。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为度有情被功德铠，如勇健者欲拔虚空置高胜处。世尊，诸菩萨摩诃萨甚为勇猛被功德铠，为如虚空、法界、法性诸有情故，欲趣无上正等菩提。世尊，诸菩萨摩诃萨得大精进波罗蜜多，为如虚空一切法故被功德铠。世尊，诸菩萨摩诃萨甚为希有，为如虚空诸有情类，脱如虚空生死苦故，得如虚空涅槃乐故，被功德铠。”

尔时，会中有一苾蒭向佛合掌白言：“世尊，我应敬礼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谓此般若波罗蜜多无法可生、无法可灭。”

时，天帝释问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当如何学？”

善现答言：“若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当如虚空精勤修学。”

时，天帝释便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我当守护令无损恼。”

尔时，善现告帝释言：“汝见有法可守护不？”

天帝释言：“不也，大德，我不见法是可守护。”

善现告言：“若菩萨摩诃萨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即为守护。若离般若波罗蜜多，人非人等欲为损恼即得其便。憍尸迦，若欲守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不异有人发勤精进守护虚空。若欲守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唐设劬劳都无所益。憍尸迦，于意云何？有能守护谷响等不？”

天帝释言：“不也，大德。”

善现告言：“憍尸迦，若欲守护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者亦复如是，唐设劬劳都无所益。憍尸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虽知诸法皆如响等，而不观见亦不显示，以一切法都无所有、不可得故。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住，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世尊威神力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四大天王及天帝释、大梵王等一切天众来诣佛所，顶礼双足，却住一面。以佛神力，于十方界各见千佛宣说般若波罗蜜多，义品名字皆同于此，请说般若波罗蜜多苾蒭众首皆名善现，问难般若波罗蜜多诸天众首皆名帝释。

尔时，世尊告善现曰：“慈氏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即以此名，亦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此贤劫中当来诸佛即以此名，亦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

第四分赞叹品第九

尔时，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但有名字，如是名字亦不可得，但依语言假施设有，是故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实不可得。名字、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二法展转相似，同无所有、俱不可得。何缘佛说‘慈氏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即以此名，亦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慈氏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不证色空，不证受、想、行、识空；不证色缚，不证受、想、行、识缚；不证色脱，不证受、想、行、识脱。即以如是诸行、状、相，慈氏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菩提，即以此名，亦于此处宣说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

佛告善现：“色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受、想、行、识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虚空清净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色无染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受、想、行、识无染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虚空无染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一切有染及无染法不可得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为清净。”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但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名号，尚为获得广大善利，况能受持、读诵修习、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终不横死亦无横病及诸殃祸，常为无量百千天神恭敬围绕随逐守护。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黑白月各第八日、第十四日、第十五日，在在处处读诵讲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获无边功德胜利。”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读诵、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量天神常来恭敬围绕守护。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天、人、阿素洛等无上珍宝。由此因缘，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当获无边功德胜利。

“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听闻、受持读诵、书写、供养、修学、宣说等时，多有邪魔为作留难。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珍宝多诸怨贼，譬如世间所贵珍宝，随所在处多诸怨贼。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无上宝，能与世间利益安乐。

“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不生不灭、不成不坏、不向不背、不引不遣、不取不舍、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近不远。所以者何？以一切法都无所有皆不可得。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所得故，非能染污、非所染污。所以者何？无法不能染污无法。善现当知，色无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染污；受、想、行、识无染污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染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染污故，色等诸

法亦无染污。若于如是亦不分别，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分别故，于一切法无取无舍、无说无示、无引无遣。”

时，有无量百千天子住虚空中，欢喜踊跃互相庆慰，同声唱言：“我等今者于赡部洲见佛第二转妙法轮。”

尔时，世尊告善现曰：“如是法轮非第一转亦非第二。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不为转故、不为还故出现世间，但以无性自性空故出现世间。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知无所分别，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广大波罗蜜多，达一切法自性空故。虽达诸法自性皆空，而诸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缚无著，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虽证菩提而无所证，证不证法不可得故；虽转法轮而无所转，转法还法不可得故；虽度有情而无所度，见不见法不可得故。世尊，此大般若波罗蜜多甚深教中，转法轮事都不可得。所以者何？以于此中无法可显、无法可示、无法可得、无法可转、无法可还。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毕竟不生亦复不灭，不生灭故无转无还。”

尔时，世尊告善现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非空、无相、无愿法中，可有能转及能还法，转还性法不可得故。若能如是宣说开示，是名善净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此中都无说者、受者、所说受法；既无说者、受者及法，诸能证者亦不可得；无证者故，亦无有能得涅槃者，亦无说法作福田者；福田无故，福性亦空；表示名言皆不可得故，名广大波罗蜜多。”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无边波罗蜜多，如太虚空无边际故；是为无等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得故；是为远离波罗蜜多，毕竟空故；是为难伏波罗蜜多，诸法性相不可得故；是为无迹波罗蜜多，无往无来无形体故；是为无性波罗蜜多，无往来故；是为无行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无动转故；是为无夺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取故；是为无尽波罗蜜多，与无尽法恒相应故；是为无生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可生故；是为无作波罗蜜多，以诸作者不可得故；是为无知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无知者故；是为无见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无见者故；是为无转波罗蜜多，以死生者不可得故；是为无坏波罗蜜多，前、后、中际不可得故；是为如幻波罗蜜多，诸法无生无表示故；是为如梦波罗蜜多，是诸意识平等性故；是无杂染波罗蜜多，以贪、瞋、痴无自性故；是无所得波罗蜜多，以所依止不可得故；是无戏论波罗蜜多，以一切法超思议故；是无思虑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无动摇故；是无动转波罗蜜多，住法界故；是为离染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虚妄故；是无等起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无分别故；是为寂静波罗蜜多，一切

法相不可得故；是无过失波罗蜜多，修诸功德到彼岸故；是无有情波罗蜜多，证实际故；是为无断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无等起故；是为如实波罗蜜多，无分别故；是无二边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执著故；是无杂坏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和合故；是无取著波罗蜜多，超诸声闻、独觉地故；是无寻伺波罗蜜多，至寻伺法平等性故；是为无量波罗蜜多，无量法故；是为无起波罗蜜多，离我法故；是无分别波罗蜜多，是诸分别平等性故；是不可得波罗蜜多，至一切法真实性故；是为无著波罗蜜多，于一切法皆无著故；是为无依波罗蜜多，无所依故；是为不生波罗蜜多，以一切法皆不生故；是为无常波罗蜜多，以一切法常无性故；是名为苦波罗蜜多，是逼恼法平等性故；是为无我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执著故；是名为空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得故；是为无相波罗蜜多，以一切法离诸相故；是为无愿波罗蜜多，无所成故；是名为力波罗蜜多，以一切法不可屈故；是无量佛法波罗蜜多，过数量故；是无所畏波罗蜜多，其心毕竟无怖畏故；是为真如波罗蜜多，是一切法无变性故；是为自然波罗蜜多，以一切法无自性故；是一切智智波罗蜜多，知一切法无自性故。”

佛言：“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第四分总持品第十之一

时，天帝释作是念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但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名号，当知过去已曾供养无量如来、应、正等觉，发弘誓愿、多种善根，况能受持读诵、书写、如理思惟、为他演说，或能随力如教修行！当知是人已于过去无量佛所亲近供养、多种善根，曾闻般若波罗蜜多，闻已受持、思惟、读诵、为他演说、如教修行，或于此经能问能答，由先福力今办是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已曾供养无量如来、应、正等觉，功德纯净，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忧、不悔、不退、不没。”

尔时，世尊知天帝释心之所念，即便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念。”

时，舍利子知天帝释心之所念，便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解，受持读诵、如理思惟、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如教修行，当知是人如不退位诸大菩萨。所以者何？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义趣甚深、难信难解！若于前世不久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于佛前请问听受，不于佛所多种善根，岂暂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能信解？

“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心不信解、诽谤毁訾，当知是人先世已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诽谤毁訾。所以者何？如是愚人善根少故、无正

愿故、近恶友故，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由宿习力不信不乐、心不清净、不忍不欲。何以故？如是愚人于过去世，未曾亲近诸佛、菩萨及余贤圣，未曾请问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故。”

尔时，天帝释谓舍利子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义趣甚深、极难信解！诸有未久信乐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闻说此中甚深义趣，不能信解或生毁谤，未为希有。”

时，天帝释复白佛言：“我今敬礼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我若敬礼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为敬礼一切智智。”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能敬礼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为敬礼一切智智。何以故？憍尸迦，诸佛所得一切智智，皆从般若波罗蜜多而得生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复由诸佛一切智智而得有故。憍尸迦，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应如是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天帝释白佛言：“世尊，诸菩萨摩诃萨云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名住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名学深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佛告天帝释言：“善哉！善哉！乃能请问如是深义，汝承佛力，能问如来、应、正等觉如是深义。

“憍尸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于色不住，亦不住此是色，是为学色；若于受、想、行、识不住，亦不住此是受、想、行、识，是为学受、想、行、识。复次，憍尸迦，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于色不学，亦不学此是色，是不住色；若于受、想、行、识不学，亦不学此是受、想、行、识，是不住受、想、行、识。憍尸迦，是名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名住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名学深般若波罗蜜多。”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难可测量，如是般若波罗蜜多难可执取，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无有限量。”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于色甚深性不住，亦不住此是色甚深性，是名学色甚深性；若于受、想、行、识甚深性不住，亦不住此是受、想、行、识甚深性，是名学受、想、行、识甚深性。复次，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若于色甚深性不学，亦不学此是色甚深性，是名不住色甚深性；若于受、想、行、识甚深性不学，亦不学此是受、想、行、识甚深性，是名不住受、想、行、识甚深性。”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既最甚深，难可测量，难可执取，无有限量，则难信解，但应为彼不退转位诸菩萨说。所以者何？彼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惶、恐怖、疑惑，不生毁谤、深心信解。”

时，天帝释便问具寿舍利子言：“若有为彼未得受记诸菩萨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有何失？”

时，舍利子告帝释言：“彼闻惊惶、恐怖、疑惑，不能信解或生毁谤，由斯造作增长能感堕恶趣业，没三恶趣久受大苦，难证无上正等菩提。是故，不应为彼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天帝释言：“颇有菩萨未得受记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惶、恐怖、疑惑，不生毁谤、深信解不？”

舍利子言：“有！憍尸迦，是菩萨摩诃萨久发无上正等觉心，久修菩萨摩诃萨行，不久当受大菩提记。憍尸迦，若菩萨摩诃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惶、恐怖、疑惑，不生毁谤、深信解者，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已受无上大菩提记；设未受者，不过一佛或二佛所定当得受大菩提记。”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久学大乘，久发大愿，久修大行，供养多佛，事多善友，善根成熟，闻深般若波罗蜜多，心不惊惶、恐怖、疑惑，深心信解，常乐听闻、受持读诵，恭敬供养、如理思惟，为他演说或复书写，如说修行恒无懈倦。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因缘，随所生处常见诸佛，恒闻正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随所见佛皆为受记，无空过者。”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我今乐说少分譬喻，惟愿听许！”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随汝意说。”

时，舍利子白言：“世尊，如住大乘善男子等梦见自坐妙菩提座，当知是人近证无上正等菩提。如是若有善男子等，得闻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敬，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当知是人久学大乘、善根成熟，或已得受大菩提记，或近当受大菩提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譬如有人游涉旷野，经过险道百踰缮那、或二、或三、或四五百，见诸城邑王都前相，谓放牧人园林田等，见是相已便作是念：‘城邑王都去此非远。’作是念已身意泰然，不畏恶兽恶贼饥渴。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亦复如是，若闻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敬，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当知是人不久得受大菩提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无堕声闻、独觉地畏。何以故？已得见闻供养恭敬甚深般若

波罗蜜多无上菩提之前相故。

“世尊，譬如有人欲观大海，渐次往趣经历多时，不见山林便作是念：‘今睹此相，大海非远。所以者何？近大海岸，地必渐下无诸山林。’彼人尔时虽未见海而见近相欢喜踊跃。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亦复如是，若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生信敬，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当知是人不久得受大菩提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已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菩提之前相故。

“世尊，譬如春时华果树等，故叶已堕枝条滋润，众人见之咸作是念：‘新华果叶当出非久。所以者何？此诸树等新华果叶先相现故。’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亦复如是，若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敬，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当知是人不久得受大菩提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世尊，譬如女人怀孕渐久，其身转重动止不安，饮食、睡眠悉皆减少，不喜多语厌常所作，受苦痛故众事顿息，有异母人见是相已，即知此女不久产生。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亦复如是，若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深心信敬，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当知是人不久得受大菩提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尔时，佛赞舍利子言：“善哉！善哉！汝能善说菩萨譬喻，当知皆是如来神力。”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四十六 第四分总持品第十之二

尔时，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世尊，希有如来、应、正等觉，善分别说诸菩萨事。”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所以者何？诸菩萨摩诃萨为欲利乐多众生故，哀愍世间大众生故，怜愍人天令获大义利乐事故，求证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无上法。”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成就无边大功德聚，为欲饶益诸有情故，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见色增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受、想、行、识增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色减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受、想、行、识减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是法而行般若波罗蜜多，不见非法而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如来所说不可思议。”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色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受、想、行、识不可思议故，如来所说不可思议。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虽如实知色不可思议，而不起不可思议想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虽如实知受、想、行、识不可思议，而不起不可思议想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疾得圆满。”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义趣甚深，谁能信解？”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若菩萨摩诃萨久修大行，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齐何应知是菩萨摩诃萨久修大行，于得久修大行名号？”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分别如来十力，不分别四无所畏，不分别十八佛不共法，不分别一切智，不分别一切相智。所以者何？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佛不共法、一切智、一切相智皆不可思议，一切法亦不可思议。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如是行者都无处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齐此应知是菩萨摩诃萨久修大行，乃得久修大行名号。”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大宝聚，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是清净聚，如太虚空极清净故。”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是般若波罗蜜多以最甚深多诸留难，而今广说留难不生。”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佛神力故留难不起。是故大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若欲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为他演说，应疾书写乃至演说。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多诸留难，勿令书写乃至演说不得究竟。善现当知，如是大乘善男子等，若欲一月乃至一岁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究竟者，应勤精进系念书写乃至演说，经尔所时令得究竟。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神珠多留难故。”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希有，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宝神珠多诸留难，而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为他说者，恶魔于彼而作留难，令不书写乃至演说。”

佛告善现：“恶魔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常伺求欲作留难，令不书写乃至演说，而彼无力可能留难，令彼菩萨所作不成。”

时，舍利子即白佛言：“是谁神力，令彼恶魔不能留难彼诸菩萨书写等事？”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是佛神力，令彼恶魔不能留难彼诸菩萨书写等事。

“又，舍利子，亦是十方一切世界诸佛神力，令彼恶魔不能留难彼诸菩萨书写等事。

“又，舍利子，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共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故，令彼恶魔不能留难。何以故？舍利子，诸佛世尊皆共护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众所作善业，令彼恶魔不能留难。

“又，舍利子，若诸菩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法尔应为十方世界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现说法者之所护念，若蒙诸佛所护念者，恶魔法尔不能留难。

“又，舍利子，若有净信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应作是念：‘我今书写乃至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皆是十方一切世界诸佛世尊神力护念。’”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皆是十方诸佛神力慈悲护念，令彼所作殊胜善业，恶魔眷属不能留难。”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十方世界诸佛世尊皆共识知欢喜护念，十方世界诸佛世尊恒以佛眼皆共观见慈悲护念，令彼所修无不成就。”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恒为十方一切世界诸佛世尊佛眼观见识知护念，令诸恶魔不能娆恼，所作善业皆疾成就。

“又，舍利子，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若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当知已近无上菩提，诸恶魔怨不能留难。

“又，舍利子，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若能书写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种种庄严、受持读诵、供养恭敬，常为如来佛眼观见识知护念。由此因缘，定当获得大财、大利、大果、大报，乃至当得不退转地，常不远离诸佛、菩萨，恒闻正法不堕恶趣，生天、人中受诸妙乐。何以故？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诸有情如实通达诸法胜义，现在、未来能引种种利乐事故。

“又，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我涅槃后，至东南方渐当兴盛，彼方多有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深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经典，我涅槃后，从东南方转至南方渐当兴盛，彼方多有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深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经典，我涅槃后，复从南方至西南方渐当兴盛，彼方多有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深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经典，我涅槃后，从西南方至西北方渐当兴盛，彼方多有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深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经典，我涅槃后，从西北方转至北方渐当兴盛，彼方多有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深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如是经典，我涅槃后，复从北方至东北方渐当兴盛，彼方多有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深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又，舍利子，我涅槃已，后时、后分、后五百岁，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于东北方大为佛事。何以故？舍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一切如来共所尊重，一切如来共所护念，令于彼方经久不灭。又，舍利子，非佛所得法毗奈耶无上正法有灭没相，诸佛所得法毗奈耶无上正法即是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又，舍利子，彼东北方住菩萨乘善男子等，有能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深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我等诸佛常以佛眼观见护念，令无损恼，现在、未来身心安乐。”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佛涅槃已，后时、后分、后五百岁，于东北方广流布耶？”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舍利子，我涅槃已，后时、后分、后五百岁，彼东北方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若得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深心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当知彼人久发无上正等觉心，久修菩萨摩诃萨行，供养多佛，事多善友，久多修习身戒心慧，所种善根皆已成熟；由斯福力，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深心信乐，复能书写、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广为有情开示分别。”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佛涅槃已，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法欲灭时，于东北方当有几许住菩萨乘善男子等，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深心信乐，复能书写、

受持读诵、修习思惟、为他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我涅槃已，后时、后分、后五百岁法欲灭时，于东北方虽有无量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而少得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深心信乐，复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为他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

“又，舍利子，住菩萨乘善男子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心不沉没，不惊、不怖、深生信乐，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当知是人已曾亲近、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无量如来、应、正等觉及诸菩萨，请问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趣。

“又，舍利子，是菩萨乘善男子等，不久定当圆满菩萨摩诃萨道，一切如来所护念故，无量善友所摄受故，殊胜善根所任持故，为欲饶益多众生故，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舍利子，我常为彼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说一切智相应之法，过去如来亦常为彼说一切智相应之法。由此因缘，彼当来世常能修习一切智智相应正行，速趣无上正等菩提，亦能为他如应说法，令趣无上正等菩提；于一切时身心安定，诸恶魔王及彼眷属尚不能坏求趣无上正等觉心，何况其余乐行恶者毁谤般若波罗蜜多能阻其心，令不精进求趣无上正等菩提？所以者何？彼于无上正等菩提勇猛正勤极坚牢故。

“又，舍利子，住菩萨乘善男子等，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得广大清净喜乐，亦能安立无量有情于胜善法，令趣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萨乘善男子等，今于我前发弘誓愿：‘我当安立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诸菩萨摩诃萨行，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令于无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转记。’我于彼愿深生随喜。何以故？舍利子，我观彼人所发弘愿心语相应，彼于当来定能安立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诸菩萨摩诃萨行，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令于无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转记。

“是菩萨乘善男子等，亦于过去无量佛前发弘誓愿：‘我当安立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诸菩萨摩诃萨行，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令于无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转记。’过去如来、应、正等觉亦于彼愿深生随喜。何以故？舍利子，过去诸佛亦观如是住菩萨乘善男子等所发弘愿心语相应，彼于当来定能安立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诸菩萨摩诃萨行，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令于无上正等菩提乃至得受不退转记。

“是菩萨乘善男子等，信解广大修广大行，愿生他方诸佛国土现有如来、应、正等觉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法处。彼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上法已，复能安

立彼佛土中无量百千诸有情类，令发无上正等觉心，修诸菩萨摩诃萨行，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

时，舍利子即白佛言：“希有，世尊！佛于过去、未来、现在所有诸法无不证知、无不觉了，于诸有情心行差别无不证知、无不觉了，于三世佛、菩萨、声闻及佛土等无不证知、无不觉了。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惟、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菩萨摩诃萨于当来世，若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勇猛精进常求不息。彼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为有得时、不得时不？”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佛于一切无不证知、无不觉了。是菩萨摩诃萨常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勇猛精进欣求不息，一切时得，无不得时。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常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欣求不息，诸佛菩萨常护念故。”

时，舍利子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为但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勇猛精进欣求不息，一切时得，无不得时，为于余经亦能常得？”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若菩萨摩诃萨常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勇猛信求不顾身命，有时不得诸余经典，无有是处。何以故？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为求无上正等菩提，示现、劝导、赞励、庆喜诸有情类，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及余经典受持读诵、思惟、修学；由此善根，随所生处，法尔常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空相应经及余经典受持读诵。”

第四分魔事品第十一之一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世尊，已说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修功德时多有留难，何等名为诸留难事？”

佛告善现：“留难事者谓诸魔事。”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名为菩萨魔事？”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宣说般若波罗蜜多时，或说法要辩久乃生，或说法要辩乃卒起，或说法要辩过量生，或所欲说未尽便止，或说法要言词乱杂，或说法要言词间断，或说法时诸横事起，令所欲说不遂本心，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书写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或频申欠呿，或互相嗤笑，或更相轻凌，或身心躁扰，或失念散乱，或文句颠倒，或迷惑义理，或不得滋味心生厌舍，或横事卒起，或互相乖诤，由此等事书写不终，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受持读诵、思惟修习、说听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或频申欠呿，或互相嗤笑，或更相轻凌，或身心躁扰，或失念散乱，或文句颠倒，或迷惑义理，或不得滋味心生厌舍，或横事卒起，或互相乖诤，由此等事所作不成，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或作是念：‘我于此中不得受记，何用听为？’或作是念：‘此中不说我之名字，何用听为？’或作是念：‘此中不说我之生处城邑、聚落，何用听为？’由此等缘心不清净，即从座起厌舍而去，无顾恋心，当知是为菩萨魔事。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时，心不清净厌舍去者，随彼所起不清净心，厌舍此经举步多少，便减尔许劫数功德，获尔许劫障菩提罪；受彼罪已，更尔许时发勤精进修诸菩萨难行苦行方可复本，是故名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弃舍能引一切智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学不能引一切智智随顺二乘诸余经典，弃舍根本而攀枝叶，当知是为菩萨魔事。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能生菩萨摩诃萨众世、出世间殊胜功德，由斯能引一切智智，有大势用，譬如树根；诸余经典无如是用，譬如枝叶无胜功能。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修学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即为修学一切菩萨摩诃萨众世、出世间殊胜功德，速能引发一切智智。若菩萨乘善男子等，弃舍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求学二乘相应经典，即为弃舍一切菩萨摩诃萨众世、出世间殊胜功德，终不能得一切智智。是菩萨乘善男子等，福慧狭少弃本求末，是故名为菩萨魔事。

“善现当知，如痴饿狗弃舍主食，反从仆隶而求索之。于当来世有菩萨乘善男子等，弃舍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求学二乘相应经典，亦复如是。所以者何？是菩萨乘善男子等觉慧暗钝，弃舍能引一切智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求学能引声闻、独觉功德经典，定不能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声闻、独觉相应经典，但为自身调伏寂静，出生死苦得涅槃乐，精勤修学如是经典，所引善根究竟唯得住二乘地自利圆满。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普为济拔一切有情出生死苦得涅槃乐，精勤修学如是经典所引善根究竟能得一切智智，利益安乐一切有情。

“复次，善现，譬如有人欲观香象身量大小、形类胜劣，得而不观反寻其迹。于意云何？彼人黠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乘善男子等，弃舍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求学二乘相应经典，于中望得一切智智，亦复如是。

“复次，善现，譬如有人为珍宝故求趣大海，既至海岸不入大海反观牛迹，作是念言：‘大海中水其量深广岂及此耶？此中亦应有诸珍宝。’于意云何？彼人黠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乘善男子等，弃舍一切智智根本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求学二乘相应经典，于中望得一切智智，亦复如是。所以者何？精勤修学二乘经典，究竟唯能得预流果，展转乃至独觉菩提，必不能得一切智智。故菩萨乘善男子等，欲疾证得一切智智，应学般若波罗蜜多，不应求学二乘经典。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定是一切智智根本，二乘经典如枝叶故。

“复次，善现，如有工匠或彼弟子，欲造大殿如天帝释殊胜殿量，见彼殿已而反规模日月宫殿。于意云何？如是工匠或彼弟子，能造大殿量如帝释殊胜殿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彼人黠不？”

善现答言：“彼人非黠。”

佛告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乘善男子等，得深般若波罗蜜多，舍而求学二乘经典，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利乐有情亦复如是，当知彼是愚痴品类。

“复次，善现，如有欲见转轮圣王，见已不识，舍至余处，见小国王观其形相，作如是念：‘转轮圣王形相威德岂胜于此？’于意云何？彼人黠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乘善男子等，欲趣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言：‘彼经典与此何异？何用彼为？’彼由此缘定不能得一切智智。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种种方便示现、劝导、赞励、庆喜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令于无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转，舍而求学二乘经典，当知彼人亦复如是。何以故？精勤修学二乘经典，定于佛果不能证故。

“复次，善现，如有饥人得百味食，弃而求啖两月谷饭。于意云何？彼人黠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乘善男子等亦复如是，求趣无上正等菩提，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于中欲觅一切智智，徒设劬劳终不能得。

“复次，善现，如有贫人得无价宝，弃而翻取迦遮末尼。于意云何？彼人黠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当来世有菩萨乘善男子等亦复如是，求趣无上正等菩提，弃深般若波罗蜜多，求学二乘相应经典，于中欲觅一切智智，徒设劬劳终不能得。

“复次，善现，住菩萨乘善男子等，若正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众辩卒起，乐说种种差别法门，令书写等不得究竟，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可书写不？”

世尊告曰：“不也，善现。若菩萨乘善男子等，书写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作如是念：‘我以文字书写般若波罗蜜多，如是文字即是般若波罗蜜多。’或依文字执著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或念国土，或念城邑，或念王都，或念方处，或念师友，或念父母，或念妻子，或念兄弟，或念姊妹，或念亲戚，或念朋侣，或念王臣，或念盗贼，或念猛兽，或念恶人，或念恶鬼，或念众集，或念游戏，或念音乐，或念报怨，或念报恩，或念饮食、衣服、卧具，或念诸余资身什物，或念制造文颂书论，或念时节寒热丰俭，或念象、马、水、火等事，或念诸余所作事业，当知皆是菩萨魔事。魔以此事扰乱菩萨，令书写等皆不得成，菩萨觉知皆应远离。

“复次，善现，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得大名利恭敬供养，彼由此缘废所作业，当知亦是菩萨魔事，菩萨觉知皆应厌舍。

“复次，善现，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恶魔化作苾蒭等像，执持种种世俗书论或复二乘相应经典，诈现亲友授与菩萨，告菩萨言：‘如是经典义味深奥，应勤修学舍所习经。’此菩萨乘善男子等方便善巧，不应受著恶魔所授世俗书论或复二乘相应经典。所以者何？世俗书论、二乘经典，不能引发一切智智，非趣无上正等菩提无倒方便，乃于无上正等菩提极为障礙。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中，广说菩萨摩诃萨道方便善巧，若于此中精勤修学，速能证得一切智智。若菩萨乘善男子等，无巧便故，近恶友故，弃深般若波罗蜜多，

受学恶魔世俗书论、二乘经典，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听法者乐听、乐问、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著乐懈怠不欲为说，亦不施与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心不著乐亦不懈怠，乐说、乐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劝励书写、受持读诵、修习，能听法者懈怠著乐，不欲听受乃至修习，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听法者具念慧力，乐听、乐问、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欲往他方不获教授，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乐说、乐施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劝励书写、受持读诵、修习，能听法者欲往他方不获听受，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具大恶欲，爱重名利，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余资财，供养恭敬心无厌足，能听法者少欲喜足修远离行，勇猛正勤具念定慧，厌怖利养恭敬名誉，或具嫉悭不能舍施，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少欲喜足修远离行，勇猛正勤具念定慧，厌怖利养恭敬名誉，或具嫉悭不能舍施，能听法者具大恶欲，爱重名利、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余资财，供养恭敬心无厌足，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有信、有戒，受行十二杜多功德，乐为他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劝励书写、受持读诵、修习，能听法者无信、无戒，亦无十二杜多功德，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听法者有信、有戒，受行十二杜多功德，乐听、乐问、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无信、无戒，亦无十二杜多功德，不欲教授，两不和合，不获说听、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心无悭吝一切能舍，能听法者心有悭吝不能舍施，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听法者欲求供养能说法者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及余资财，能说法者不乐受用，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成就开智不乐广说，能听法者成就演智不乐略说，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专乐广知十二分教次第法义，能听法者不乐广知十二分教次第法义，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成就六种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得陀罗尼，能听法者无如是德，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令恭敬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听法者不随其意，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已离悭垢、已离五盖，能听法者未离悭垢、未离五盖，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听法者有信乐心欲了深义，而说法者于此经中未甚纯熟不能决了，能听法者不乐听闻，由是因缘，不得书写、受持读诵、思惟修习，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心乐为说，能听法者不乐听闻，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说听、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虽乐说法而身沉重，众病所缠不能为说，或听法者虽乐听法而身沉重，众病所缠不能听受，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若有人来说诸恶趣种种苦事，因复告言：‘汝于此身应勤精进，速尽苦际入般涅槃，何用稽留生死大海，受百千种难忍苦事，求趣无上正等菩提？’彼由此言，于所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得究竟，当知是为菩萨

魔事。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善男子等，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时，若有人来赞说人趣种种胜事，赞说诸天长寿安乐，因而告曰：‘虽于欲界受诸欲乐，于色界中受静虑乐，于无色界受等至乐，而彼皆是无常、苦、空、无我、不净、变坏之法、谢法、离法、尽法、灭法，汝于此身何不精进取预流果展转乃至独觉菩提，入般涅槃毕竟安乐，何用久处生死轮回，无事为他受诸勤苦，求趣无上正等菩提？’彼由此言，于所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得究竟，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一身无系，专修己事不忧他业，能听法者好领徒众，乐营他事不忧自业，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不乐喧杂，能听法者乐处喧杂，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令听者于我所为悉皆随助，能听法者不随其欲，或上相违，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为名利故欲为他说，复欲令彼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听法者知其所为不欲从受；或能听者为名利故欲请他说，复欲方便书写、受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说法者知其所为而不随请。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危身命处，能听法者恐失身命不欲随往；或能听者欲往他方危身命处，能说法者恐失身命不欲共往。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多贼、疾疫、饥渴国土，能听法者虑彼艰辛不肯随往；或能听者欲往他方多贼、疾疫、饥渴国土，能说法者虑彼艰辛不肯共往。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四十七 第四分魔事品第十一之二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安隐丰乐无难之处，能听法者欲随其去，能说法者方便试言：‘汝虽为利欲随我往，而汝至彼岂必遂心？宜善审思勿后忧悔。’时，听法者闻已念言：‘是师不欲令我去相，设固随往岂必闻法？’由此因缘不随其去，两不

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欲往他方，所经道路旷野险阻，多诸贼难及旃荼罗恶兽、猎师、毒蛇等怖，能听法者欲随其去，能说法者方便试言：‘汝今何故无事随我欲往如是诸险难处？宜善审思勿后忧悔。’能听法者闻已念言：‘师应不欲令我随往，设固随往岂必闻法？’由此因缘不随其去，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能说法者多有施主数相追随，听法者来请说般若波罗蜜多，或请书写、受持读诵、如说修行，彼多缘礙无暇教授，能听法者起嫌恨心，后虽教授而不听受，两不和合，不获教授、听受、书持、读诵、修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有诸恶魔作种种形，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不得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为他演说。是故，善现，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所有留难，当知皆是菩萨魔事。”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何缘恶魔作诸形像，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不得书写乃至演说？”

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一切智智，诸佛所有一切智智能生佛教，佛教能生无量无数有情般若，有情般若能证无边诸烦恼断，烦恼断者一切恶魔不得其便，一切恶魔不得便故多生忧苦，如箭入心：‘勿我由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境界空缺。’是故恶魔作诸形像，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不得书写乃至演说。”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云何恶魔作诸形像，至菩萨所方便破坏？”

佛告善现：“有诸恶魔作沙门像，至菩萨所方便破坏，令其毁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谓作是言：‘汝虽习诵无相经典非真般若波罗蜜多，我所习诵有相经典是真般若波罗蜜多。’作是语时，有诸菩萨未得受记，新学大乘智慧狭劣，便于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心生疑惑，由疑惑故便于般若波罗蜜多而生毁厌，由毁厌故遂不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复次，善现，有诸恶魔作苾蒭像，至菩萨所语菩萨言：‘若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唯证实际得预流果乃至或得独觉菩提，终不能证无上佛果，何缘于此唐设劬劳？’菩萨即闻，便不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为他演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当知是为菩萨魔事。

“如是，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多诸魔事，菩萨应觉已精勤正念、正知，方便远离。”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多诸魔事。譬如无价大宝神珠，虽有胜能而多怨贼；如是般若波罗蜜多，虽有胜德而多留难。住菩萨乘善男子等，少福德故，书写等时有诸恶魔为作留难，虽有乐欲而不能成。所以者何？有愚痴者为魔所惑，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为作留难。世尊，彼愚痴者觉慧微昧，不能思议广大佛法，自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听闻、演说，复乐障他书写等事。”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有愚痴人为魔所使，未种善根福慧薄劣，未于佛所发弘誓愿，未为善友之所摄受，自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书写乃至演说，新学大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为作留难。于当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福慧薄劣善根微少，于诸如来广大功德心不欣乐，自于般若波罗蜜多不能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听闻、演说，复乐障他书写等事，当知彼类获罪无边。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多有魔事为作留难，令书写等皆不得成，由此不能圆满功德，善根未熟、福慧少故。有菩萨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若无魔事，当知皆是诸佛神力慈悲护念。所以者何？恶魔眷属虽勤方便欲灭般若波罗蜜多，诸佛世尊亦勤方便慈悲护念，令菩萨乘善男子等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书写等时无诸留难，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第四分现世间品第十二

“复次，善现，譬如女人多有诸子，或五、或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若百、若千。其母得病，诸子各别勤求医药，咸作是念：‘云何令我母病除愈，命无障难身名不灭，久住安乐苦受不生，诸妙乐具咸归我母？所以者何？生育我等，示世间事，甚大艰辛。’作是念已，竞设方便，求安隐事覆护母身，勿为蚊虻、蛇蝎、风雨、人非人等非爱所触，勤加修饰令离众病、六根清净无诸忧苦。又以种种上妙乐具供养恭敬，而作是言：‘我母慈悲生育我等，诲示一切世间事业，我等岂得不报母恩？’如是如来、应、正等觉，常以种种善巧方便，护念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乘善男子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书写受持、读诵修习、思惟演说无懈倦者，如来亦以种种方便勤加护念令无损恼。十方现在余世界中，一切如来、应、正等觉哀愍利乐诸有情者，亦以种种善巧方便，护念般若波罗蜜多，令诸恶魔不能毁灭，久住利乐一切世间。如是如来、应、正等觉，皆以种种善巧方便，护持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能正显了一切智智，能示世间诸法实相，一切智智亦从彼生。

“善现当知，一切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皆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我昔亦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精勤修学证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故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能正显了一切智智，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一切智智及余功德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能示世间诸法实相者，谓能示世间五蕴实相。”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云何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五蕴实相？”

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色等五蕴无变坏相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所以者何？色等五蕴无自性故，说名为空、无相、无愿、无造、无作、无生、无灭，即真法界，非空等法可有变坏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普能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施设差别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心行差别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自性非有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心无所住，犹如虚空无所依止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略心，尽故、离故，无略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散心，由法性故，无散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染污心，不可示故，无染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不染污心，本性净故，无杂染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下心，不可隐故，无下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举心，不可测故，无举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有漏心，无自性故，无分别故，无有漏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无漏心，无自性故，无警觉故，非无漏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有贪心，如实之性非有贪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离贪心，如实之性非离贪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有瞋心，如实之性非有瞋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离瞋心，如实之性非离瞋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有痴心，如实之性非有痴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离痴心，如实之性非离痴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小心，无来无去亦无系属，无小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大心，自性平等、称平等性，无大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狭心，无起方便、无所系属，无狭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广心，无增无减亦非远离，已远离故，无广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有量心，自性空故，非有量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无量心，无生、无灭、无住、无异，无所依止如太虚空，非无量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有见心，自性平等故，五眼不行故，非有见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无见心，无相可得故，离种种境故，非无见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有对心，虚妄分别，于所缘境不自在故，非有对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无对心，如实无尽亦无生起，非无对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有上心，如实之性无所思虑，非有上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无上心，离诸戏论，少分心性亦不可得，非无上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不定心，如实之性无等等故，非不定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所有定心，如实之性平等平等犹若虚空，无定心性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不解脱心，自性远离故，无性为性故，非不解脱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诸解脱心，如实之性非心性故，三世推徵皆不可得，非解脱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不可见心，无自性故，不可见故，非真实故，越根境故，不可了故，非圆成故，尚非慧眼、天眼所取，况肉眼取？以一切眼皆不能见名不可见，此不可见亦不可得故，不可说不可见心故，说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如是，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如来、应、正等觉世间实相。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

“善现，云何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谓诸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心、心所法，皆依色、受、想、行、识生；如是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

“善现，云何诸有情类心、心所法若出若没，皆依色、受、想、行、识生？谓诸有情心、心所法，或有依色、受、想、行、识，执如来死后或有、或非有、或亦有亦非有、或非有非非有：‘此是谛实，余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识，执我及世间或常、或无常、或亦常亦无常、或非常非无常：‘此是谛实，余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识，执我及世间或有边、或无边、或亦有边亦无边、或非有边非无边：‘此是谛实，余皆愚妄’；或有依色、受、想、行、识，执命者即身或复异身：‘此是谛实，余皆愚妄’。

“如是，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心、心所法若出若没，皆依色、受、想、行、识生差别之想。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

“善现，云何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证知无量无数无边有情若出若没？谓诸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如实知色、受、想、行、识皆

如真如无二无别。

“善现当知，如来真如即五蕴真如，五蕴真如即世间真如。所以者何？如世尊说，依止五蕴立世间名。是故，善现，五蕴真如即世间真如，世间真如即预流果真如，预流果真如即一来果真如，展转乃至一切菩萨摩诃萨行真如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即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真如，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真如即一切有情真如。善现当知，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真如，若一切有情真如，若一切法真如，如是真如皆不相离，非一、非异、非一异故，无尽、无二亦无二分，不可分别。

“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证一切法真如究竟乃得无上正等菩提，由斯故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是诸佛母，能示诸佛世间实相。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依般若波罗蜜多，能如实觉诸法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由如实觉真如相故，说名如来、应、正等觉。”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证真如、不虚妄性、不变异性，极为甚深，难见难觉。一切如来、应、正等觉，皆用真如显示分别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如是真如甚深甚妙，谁能信解？唯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及诸愿满大阿罗汉，并具正见善男子等，闻佛说此甚深真如能生信解。如来为彼，依自所证真如之相显示分别。”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所以者何？真如无尽是故甚深，唯有如来现等正觉无尽真如甚深之相，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开示令生信解。”

时，天帝释将领欲界十千天子，大梵天王将领色界二万天子，俱诣佛所，顶礼双足，却住一面，同白佛言：“如来所说诸甚深法，以何为相？”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我所说法，以空、无相、无愿、无造、无生、无灭、寂灭、涅槃、法界为相。所以者何？佛所说法无所依止，譬如虚空不可表示。

“天子当知，如来所说甚深法相，不堕色数，亦不堕受、想、行、识数；不依于色，亦复不依受、想、行、识。天子当知，如来所说甚深法相，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不能安立亦不能坏。何以故？世间天、人、阿素洛等皆是相故，诸有相者于无相相不能安立亦不能坏。天子当知，如来所说甚深法相，不可以手安立破坏，亦不可以所余诸法安立破坏。

“天子当知，设有是问：‘谁立虚空？谁复能坏？’作是问者为正问耶？”

诸天子言：“彼非正问。何以故？虚空无体、无相、无为，不可安立、不可坏故。”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天子当知，我所宣说甚深法相亦复如是，不可安立、不可破坏。有佛无佛法界法尔，佛于此相如实觉知，故名如来、应、正等觉。”

时，诸天子复白佛言：“如来所觉如是诸相，极为甚深、难见、难觉。如来现觉如是相故，于一切法无礙智转。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住如是相，分别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诸有情集诸法相方便开示，令于般若波罗蜜多得无礙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如来常所行处，一切如来行是处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分别开示。”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天子当知，一切法相如来如实觉为无相，由此因缘，我说诸佛得无礙智，无与等者。”

尔时，佛告具寿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诸佛母，能示世间诸法实相。是故如来、应、正等觉依法而住，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所依住法，此法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不依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诸佛，能与诸佛作依止处，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善现当知，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是知恩者、能报恩者。若有问言：‘谁是知恩、能报恩者？’应正答言：‘佛是知恩、能报恩者。’何以故？一切世间知恩、报恩无过佛故。”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云何如来、应、正等觉知恩、报恩？”

佛告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乘如是乘、行如是道，来至无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于一切时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是乘是道曾无暂废。此乘此道当知即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名如来、应、正等觉知恩、报恩。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觉一切法无实作用，以能作者无所有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觉一切法无所成办，以诸形质不可得故。善现当知，以诸如来、应、正等觉知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觉一切法皆无作用、无所成办，于一切时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摄受、护持曾无间断，故名真实知恩、报恩。

“复次，善现，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无不皆依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无作、无成、无生智转，复能知此无转因缘。是故应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亦能如实示世间相。”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来常说一切法性无生无起、无知无见，如何可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亦能如实示世间相？”

佛告善现：“善哉！善哉！能问如来如是深义。如是，如是，如汝所说，一切法性无生无起、无知无见。依世俗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如来、应、正等觉，亦能如实示世间相。

“善现，云何一切法性无生无起、无知无见？以一切法空、无所有、无所依止、无所系属，由此因缘，无生无起、无知无见。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能生佛示世间相，而无所生亦无所示。

“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色故名示色相，不见受、想、行、识故名示受、想、行、识相。由如是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见色故名示色相，不见受、想、行、识故名示受、想、行、识相？”

佛告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由不缘色而起于识，是为不见色故名示色相；不缘受、想、行、识而起于识，是为不见受、想、行、识故名示受、想、行、识相。由如是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世间诸法实相。

“复次，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示如来、应、正等觉世间空故、世间远离故、世间清净故、世间寂静故，说名能示世间实相。何以故？以空、远离、清净、寂静，是诸世间如实相故。”

第四分不思议等品第十三

尔时，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为不可思议事故出现世间，为不可称量事故出现世间，为无数量事故出现世间，为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大事故出现世间？谓诸如来、应、正等觉，皆以济拔一切有情，无时暂舍而为大事，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

“善现，云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不可思议事故、不可称量事故、无数量事故、无等等事故出现世间？谓诸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此事故出现世间。”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为但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为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佛告善现：“非但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性、如来性、自然觉性、一切智性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色、受、想、行、识乃至一切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所以者何？于一切法真实性中，心及心所皆不可得。善现当知，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及一切法皆不可施设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何以故？如是诸法无自性故、不可得故、自性空故。

“复次，善现，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及一切法皆不可得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何以故？如是诸法无限量故、无所有故、自性空故。

“复次，善现，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及一切法皆无限量故，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何因缘故，所有诸色、受、想、行、识及一切法皆无限量？”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虚空为有心、心所法能限量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及一切法亦复如是，自性空故，心、心所法不能限量。由此因缘，诸所有色、受、想、行、识及一切法无限量故，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

“善现当知，以一切法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故，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亦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善现当知，如是诸法皆不可思议，思议灭故；不可称量，称量灭故；无数量，数量灭故；无等等，等等灭故。善现当知，如是诸法皆不可思议，过思议故；不可称量，过称量故；无数量，过数量故；无等等，过等等故。善现当知，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者，但有增语都无真实。善现当知，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者，皆如虚空都无所有。由此因缘，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所有佛法、如来法、自然觉法、一切智法皆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声闻、独觉、世间天、人、阿素洛等皆悉不能思议、称量、数量、等等此诸法故。”

佛说如是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数量、无等等法时，众中有五百苾蒭、二千苾蒭尼不受诸漏心得解脱；复有六十邬波索迦、三十邬波斯迦于诸法中远尘离垢生净法眼；

复有二万菩萨摩诃萨得无生法忍，世尊记彼于贤劫中得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即前所说邬波索迦、邬波斯迦于诸法中远尘离垢生净法眼者，佛亦记彼不久当证永尽诸漏心慧解脱。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四十八 第四分譬喻品第十四

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为大事现世间不？”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为大事出现世间。所以者何？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能成办一切智智，实能成办诸独觉地，实能成办诸声闻地。善现当知，如刹帝利灌顶大王，威德自在降伏一切，以诸国事付嘱大臣，端拱无为安隐快乐；诸佛亦尔，为大法王，威德自在降伏一切，以诸佛法、若独觉法、若声闻法，悉皆付嘱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普令成办。是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实为大事出现世间。

“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为摄受、执著色故出现世间，不为摄受、执著受、想、行、识故出现世间；不为摄受、执著预流果故出现世间，不为摄受、执著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故出现世间；不为摄受、执著独觉菩提故出现世间，亦不为摄受、执著一切智智故出现世间。”

具寿善现即白佛言：“云何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为摄受、执著一切智智故出现世间？”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颇见有阿罗汉果可摄受、执著不？”

善现答言：“不也，世尊。我不见有阿罗汉果可于其中摄受、执著。”

佛告善现：“善哉！善哉！我亦不见有如来法可于其中摄受、执著。是故，善现，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为摄受、执著一切智智故出现世间。”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不为摄受、执著一切智智故出现世间者。新学大乘诸菩萨众，闻如是说心便惊怖不能信受；若因圆满，曾于过去无量佛所发弘誓愿，长夜积集殊胜善根，诸菩萨众闻如是说乃能信受。”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由此因缘，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不应辄为新学大乘诸菩萨说。”

尔时，欲界、色界天子俱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觉，极难信解。若诸有情，曾于过去无量佛所发弘誓愿，多种善根，事多善友，乃能信解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假使三千大千世界诸有情类，一切皆成随信行等，彼有情类若经一劫若一劫余修自地行，不如有人一日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忍乐思惟称量观察，所获功德胜彼

无量。”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天子当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闻深般若波罗蜜多，疾得涅槃，胜前所说随信行等若经一劫若一劫余修自地行，况忍乐等！”

时，诸天子闻佛所说，欢喜踊跃顶礼世尊，右绕三匝，辞佛还宫，去会未远忽然不现，随所属界各住本宫，劝进诸天修殊胜行。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不沉、不没、不迷、不闷，无惑、无疑、无取、无执，欢喜听受、恭敬供养，从何处没来生此间？”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闻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不沉、不没、不迷、不闷，无惑、无疑、无取、无执，欢喜听受、恭敬供养、乐见、乐闻、受持读诵，常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彼相应殊胜作意，爱乐随逐能说法者，如犊随母未尝暂离，乃至未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义趣究竟通利能为他说，终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说法师经须臾顷，是菩萨摩诃萨从人中没来生此间，乘宿胜因能成是事。”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颇有成就如是功德诸菩萨摩诃萨，供养承事他方佛已，从彼处没来生此耶？”

佛告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供养承事他方佛已，从彼处没来生此间，成就如是殊胜功德。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从他方无量佛所，闻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恭敬供养、书写、受持，请问其中甚深义趣，修习思惟、广为他说，从彼处没来生此间，乘昔善根能办是事。

“复次，善现，有菩萨摩诃萨从睹史多天众同分没来生人中，彼亦成就如是功德。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世已于睹史多天慈氏菩萨摩诃萨所，闻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恭敬供养，请问其中甚深义趣，修习思惟、广为他说，从彼处没来生此间，乘昔善根能办是事。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善男子等，虽于前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而不请问甚深义趣，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迷闷、疑惑、沉没，或生异解难可开悟。所以者何？不了义者心多迷闷、疑惑、沉没。

“复次，善现，有菩萨乘善男子等，虽于前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亦曾请问甚深义趣或经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而不精进如说修行。今生人中，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虽经少时其心坚固无能坏者，若离所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说法师请问深义，寻便退失心生犹豫。所以者何？此菩萨乘善男子等，虽于前世得闻般若波罗蜜多

，亦能请问甚深义趣，而不精进如说修行，故于今生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或时乐闻或时不乐，或时坚固或时退失，其心轻动进退非恒，如堵罗绵随风飘转。当知如是住菩萨乘善男子等新学大乘，虽有信心而不坚净，于深般若波罗蜜多不能长时信乐，随转彼于二地或随堕一，所谓声闻及独觉地。

“善现当知，如泛大海所乘船破，其中诸人若不取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尸为依附者，定知溺死不至彼岸。若能取木器物、浮囊、板片、死尸为所依附，当知是类终不没死，得至安隐大海彼岸，无损无害受诸快乐。住菩萨乘善男子等亦复如是，有于大乘虽成少分信敬爱乐，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所依附，当知彼类中道退没，不能证得一切智智，谓堕声闻或独觉地。若于大乘有信、有忍、有乐、有欲、有精进、有胜解、有不放逸、有胜意乐、有舍、有敬、有欣、有喜、有清净心、有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轭，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为所依附，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

“复次，善现，如有男子或诸女人，执持坏瓶诣河取水，若池、若井、若泉、若渠，当知此瓶不久烂坏。何以故？是瓶未熟，不堪盛水，终归地故。如是，善现，有菩萨乘善男子等，虽于大乘有信、有忍、有乐、有欲、有精进、有胜解、有不放逸、有胜意乐、有舍、有敬、有欣、有喜、有清净心、有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轭，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彼类中道退没，不能证得一切智智，谓堕声闻或独觉地。

“复次，善现，如有男子或诸女人，持烧熟瓶诣河取水，若池、若井、若泉、若渠，当知此瓶终不烂坏。何以故？是瓶善熟，堪任盛水，极坚牢故。如是，善现，有菩萨乘善男子等，若于大乘有信、有忍，广说乃至有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轭，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乐一切。

“复次，善现，如有商人无善巧智，船在海岸未固修营，即持财物安置其上，牵入水中速便进发，当知是船中道坏没，人船财物各散异处，如是商人无善巧智，丧失身命及诸财宝。如是，善现，有菩萨乘善男子等，虽于大乘有信、有忍，广说乃至有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轭，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彼类中道退没，不能证得一切智智，谓堕声闻或独觉地。

“复次，善现，如有商人有善巧智，先在海岸固修船已，方牵入水知无穿穴，后持财物置上而去，当知是船必不坏没，人物安隐达所至处。如是，善现，有菩萨乘善男子等，若于大乘有信、有忍，广说乃至有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轭，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入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

利乐一切。何以故？若菩萨乘善男子等，能于大乘有信、有忍，广说乃至有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轭，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中间法尔不堕声闻及独觉地，必证无上正等菩提，与诸有情常作饶益。

“复次，善现，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耄衰朽复加众病，所谓风病、热病、痰病或三杂病。于意云何？是老病人颇从床座自能起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是人设有扶令起立，亦无力行一俱卢舍、或二、或三。何以故？极老病故。如是，善现，有菩萨乘善男子等，设于大乘有信、有忍，广说乃至有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轭，若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彼类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堕声闻或独觉地。何以故？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法应尔故。

“复次，善现，譬如有人年百二十，老耄衰朽复加众病，谓风、热、痰或三杂病，是老病人欲从床座起往他处而自不能。有二健人各扶一腋，徐策令起而告之言：‘莫有所难，随意欲往，我等两人终不相弃，必达所趣安隐无损。’如是，善现，有菩萨乘善男子等，若于大乘有信、有忍，广说乃至有于无上正等菩提不舍善轭，复能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当知此类终不中道退堕声闻或独觉地，定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

第四分天赞品第十五

尔时，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世尊，新学大乘诸菩萨摩诃萨云何应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云何应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新学大乘诸菩萨摩诃萨欲住、欲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先应亲近、承事、供养真净善友。若能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教授教诫诸菩萨者，当知是为真净善友。谓能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教授教诫新学大乘诸菩萨言：‘来！善男子，汝应勤修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汝勤修时，应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汝回向时，勿以色故而取无上正等菩提，勿以受、想、行、识故而取无上正等菩提。何以故？善男子，若无所取便能证得一切智智。汝善男子，于声闻地及独觉地勿生贪著。’如是，善现，真净善友教授教诫新学大乘诸菩萨摩诃萨，令其渐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依如是相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不欲自在而取灭度；观极重苦诸有情界，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欲尽未来方便拔济，而不怖畏生死流转。”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诸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谓为利乐诸世间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哀愍世间诸有情故，发趣无上正等菩提，作是誓言：‘我为济拔诸世间故，为诸世间作舍宅故，为诸世间作归依故，为示世间究竟道故，为诸世间作洲渚故，为诸世间作光明故，为诸世间作导首故，为诸世间作所趣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作是誓言‘我为济拔诸世间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见诸世间流转生死，受种种苦不能出离，为断彼苦，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作是誓言‘我为济拔诸世间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作舍宅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为世间说一切法皆不和合，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作舍宅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白言：“世尊，云何一切法皆不和合？”

佛告善现：“诸色不和合，即色不相属；若色不相属，即色无生灭；若色无生灭，即色不和合；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诸菩萨摩诃萨欲为世间说一切法皆有如是不和合相，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作归依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为令一切生老病死愁叹忧苦所逼世间，速得解脱生等众苦，入无余依般涅槃界，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作归依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示世间究竟道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为世间说如是法，谓色彼岸即非色，如彼岸，色亦尔；受、想、行、识彼岸即非受、想、行、识，如彼岸，受、想、行、识亦尔。如色、受、想、行、识彼岸，一切法亦尔。”

具寿善现白言：“世尊，若如色、受、想、行、识彼岸，一切法亦尔者，岂不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已现等觉？所以者何？此中都无分别事故。”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于彼岸中无所分别，无分别故，诸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已现等觉。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甚为难事，虽能如是观一切法，而不作证亦不沉没，作是念言：‘我于此法现等觉已，证得无上正等菩提，为诸世间宣说开示。’是为菩萨摩诃萨为示世间究竟道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作洲渚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譬如大小海河池中高地可居，周回水断说为洲渚。如是，善现，色乃至识前后际断，由此断故一切法断，此一切法前后际断，即是寂灭微妙涅槃，亦是如实无颠倒性。善现，菩萨摩诃萨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欲为有情说如是法，令速趣入如是涅槃，是为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作洲渚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作光明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为破长夜无明卵觳所覆有情重黑暗故，为疗有情无知翳目令明朗故，为与一切愚冥有情作慧明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作光明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作导首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为世间宣说开示诸色本性无生无灭，欲为世间宣说开示受、想、行、识本性无生无灭，欲为世间宣说开示诸异生法本性无生无灭，欲为世间宣说开示声闻、独觉、菩萨、佛法本性无生无灭，欲为世间宣说开示一切法本性无生无灭，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作导首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

“云何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作所趣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善现，菩萨摩诃萨欲为世间宣说开示色以虚空为所趣，受、想、行、识亦以虚空为所趣，一切法皆以虚空为所趣；欲为世间宣说开示色无所趣与虚空等，受、想、行、识亦无所趣与虚空等，一切法皆无所趣与虚空等。如太虚空无来、无去、无作、无住、无所安立、无生、无灭，诸法亦尔，皆如虚空无分别故无所分别。何以故？诸色空故无来无去，受、想、行、识空故亦无来无去，一切法空故皆无来无去。所以者何？一切法皆以空、无相、无愿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无造、无作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无生、无起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无性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如梦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无我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无边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一切法皆以寂静、涅槃、无取、无舍、无来、无去、最极、寂灭为趣，彼于是趣不可超越。诸菩萨摩诃萨欲为世间说如是法，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是为菩萨摩诃萨为诸世间作所趣故，发勤精进趣向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谁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久修菩萨摩诃萨行，已曾供养无量诸佛，于诸佛所发弘誓愿，所种善根皆已纯熟，无量善友摄受护念，乃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生信解，是菩萨摩诃萨以何为自性？”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以调伏、远离为自性。”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当何所趣？”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当趣一切智智。”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趣一切智智者，能觉是趣亦能宣说，亦与有情作所归趣。”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菩萨摩诃萨趣一切智智者，能觉是趣亦能宣说，亦与有情作所归趣。”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能为难事，谓著如是坚固甲胄：‘我当度脱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令入涅槃，而诸有情都不可得。’”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复次，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所著甲胄，不属色不为色，不属受、想、行、识不为受、想、行、识，不属声闻、独觉地不为声闻、独觉地，不属菩萨地不为菩萨地，不属佛地不为佛地。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无所属、皆无所为。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能著如是坚固甲胄。”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能著如是坚固甲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即于三处无所住著。何等为三？一、声闻地；二、独觉地；三、如来地。”

佛告善现：“汝观何义作如是说？”

善现答言：“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所住著、无能修者、无所修法、无修时处，亦无由此而得修习。所以者何？非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中而有少分实法可得名能修等。世尊，若修虚空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一切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无所著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无所有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无摄受是修般若波罗蜜多，若修除遣法是修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复次，善现，应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最胜行住，观察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若菩萨摩诃萨虽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而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所执著，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复次，善现，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执他语及他教敕以为真要，非但信他而有所作，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不沉、不没、无疑、无悔亦不迷闷，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欢喜乐闻、深心信受、书持、读诵、如理思惟、为他演说常无厌倦，当知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先世已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有义趣。何以故？由此不退转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广说乃至为他演说无厌倦故。”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心不惊、不恐、不怖，广说乃至为他演说常无厌倦，是菩萨摩诃萨云何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应作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云何相续、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虚空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为菩萨摩诃萨相续、随顺、趣向、临入一切智智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以者何？以一切智智无量无边，若无量无边即非色亦非受、想、行、识，无得、无现观、无证、无道果，无智、无识，无生、无灭，无成、无坏、无起、无尽，无修、无作、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无方、无域亦无所住，唯可说为无量无边。

“善现当知，虚空无量无边故一切智智亦无量无边，一切智智无量无边故无能证者，非色能证亦非受、想、行、识能证，非布施波罗蜜多能证，亦非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能证。所以者何？色即是一切智智，受、想、行、识即是一切智智，布施波罗蜜多即是一切智智，净戒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即是一切智智。”

时，天帝释将领欲界诸天子众，大梵天王将领色界诸天子众，来诣佛所顶礼双足，右绕三匝却住一面，合掌恭敬俱白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难见、难测。”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天子当知，我观此义初得无上正等觉时，宴坐思惟不乐说法，心作是念：‘我所证法微妙甚深，非诸世间卒能信受。’天子当知，我所证法即是般若波罗蜜多，此法甚深，非能证、非所证，无证处、无证时。天子当知，虚空甚深故此法甚深，我甚深故此法甚深，一切法无来无去故此法甚深，一切法无量无边故此法甚深，一切法无生无灭故此法甚深，一切法无染无净故此法甚深。”

时，诸天子复白佛言：“甚奇，世尊！希有，善逝！佛所说法微妙甚深，一切世间难信难解。所以者何？佛所说法不为摄受、不为弃舍，世间有情多行摄受、或行弃舍，是故世间于佛所说不能信解。”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第四分真如品第十六之一

尔时，具寿善现便白佛言：“世尊，佛所说法微妙甚深，于一切法皆能随顺无所障礙；佛所说法无障礙相，与虚空等都无足迹；佛所说法无待对相，无第二故；佛所说法无与等相，无敌对故；佛所说法都无足迹，无生灭故；佛所说法都无生灭，一切生灭不可得故；佛所说法都无蹊径，一切蹊径不可得故；佛所说法都无戏论，分别言说不可得故。”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尔时，欲界、色界天子便白佛言：“大德善现是真佛子随如来生。所以者何？大德善现诸所说法，一切皆与空相应故。”

尔时，善现告欲、色界诸天子言：“汝等说我是真佛子随如来生。云何善现随如来生？谓随如来真如生故，一切生法不可得故。所以者何？如来真如无来无去本性不生，善现真如亦无来去本性不生，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即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即如来真如，如是真如无真如性，亦无不真如性，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常住为相，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变异、无分别、遍诸法转，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所挂礙，一切法真如亦无所挂礙，若如来真如、若一切法真如，同一真如无二无别、无造无作，如是真如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以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故，无二无别，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于一切法无忆念、无分别，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无别异、不可得，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如来真如不离一切法真如，一切法真如不离如来真如，如是真如常真如相、无时非真如相，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虽说随生而无所随生，以善现真如不异佛故。如来真如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一切法真如亦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善现真如亦复如是，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善现真如随如来真如，如来真如随过去真如，过去真如随如来真如，如来真如随未来真如，未来真如随如来真如，如来真如随现在真如，现在真如随如来真如，如来真如随三世真如，三世真如随如来真如，三世真如、如来真如无二无别，一切法真如、善现真如亦无二无别，故说善现随如来生。一切菩萨摩诃萨

行真如，即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真如，诸菩萨摩诃萨由真如故，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说名如来、应、正等觉，我于如是诸法真如深生信解，故说善现随如来生。当说如是真如相时，于此三千大千世界六种变动，如佛证得无上正等大菩提时等无差别，故说善现随如来生。

“天子当知，然我善现不由色故随如来生，不由受、想、行、识故随如来生，不由预流果故随如来生，不由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故随如来生，不由独觉菩提故随如来生，不由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故随如来生，但由真如故随如来生。

“天子当知，然我善现不随色生，不随受、想、行、识生，不随预流果生，不随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故生，不随独觉菩提生，不随诸佛无上正等菩提生，但随真如生故，我善现随如来生。”

尔时，舍利子白佛言：“世尊，如是真如甚深微妙。”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如是真如甚深微妙。”

当说如是真如相时，三百苾蒭永尽诸漏心得解脱，成阿罗汉；复有五百苾蒭尼众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净法眼；五千天子宿业成熟，俱时证得无生法忍；六十菩萨不受诸漏心得解脱。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今此众中六十菩萨，已于过去五百佛所亲近供养，虽修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起别异想修别异行，不入菩萨正性离生故，于今时虽闻大法，而宿因力，不受诸漏心得解脱。是故，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虽有菩萨道空、无相、无愿，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便证实际，堕于声闻或独觉地。

“舍利子，譬如有鸟，其身广大百踰缮那，或复二百乃至五百踰善那量，翅羽未成或已衰朽。是鸟从彼三十三天，投身而下趣赡部洲，于其中路欻作是念：‘我今还上三十三天。’于汝意云何？是鸟能还三十三天不？”

舍利子曰：“不也，世尊。”

佛告舍利子：“是鸟中路或作是愿：‘至赡部洲，当令我身无损无苦。’于意云何？是鸟所愿可得遂不？”

舍利子曰：“不也，世尊。是鸟至此赡部洲时，其身决定有损有苦，或致命终，或复近死。何以故？是鸟身大从远而堕，翅羽未成或衰朽故。”

佛告舍利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有菩萨乘善男子等亦复如是，虽发无上正等觉心，已经殑伽沙数大劫，勤修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亦修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便证实际，遂堕声闻或独觉地。

“舍利子，是菩萨乘善男子等，虽念三世诸佛世尊戒蕴、定蕴、慧蕴、解脱蕴、解脱知见蕴，而心取相，不知不见诸佛世尊如是五蕴真实功德，但闻空声取相执著，回向无上正等菩提，便堕声闻或独觉地。何以故？舍利子，是诸菩萨由不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持种种所修善根回向菩提，而无力故。”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若菩萨乘善男子等，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虽具无量福德资粮，而于菩提或得、不得。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得无上正等菩提，决定不应远离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四十九 第四分真如品第十六之二

尔时，欲界、色界天子恭敬合掌，俱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罗蜜多最为甚深极难信解。世尊，无上正等菩提亦最甚深极难信解。世尊，无上正等菩提既难信解亦难证得。”

尔时，佛告诸天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若诸有情成就恶慧，下劣精进、下劣胜解，无方便善巧，为恶友所摄，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实难信解，于佛无上正等菩提亦难信解，由斯无上正等菩提亦难证得。”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世尊说，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既难信解亦难证得，云何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亦难证得？此中都无可证得者。何以故？以一切法毕竟空故，空中无法能证余法。所以者何？以一切法自性皆空，若为永断如是法故说如是法，此法亦空。由此义故，于佛无上正等菩提，若能证者、若所证法、若能知者、若所知法一切皆空。由此因缘，我作是念：‘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易可信解、易可证得，非难信解、非难证得，以一切法无不皆空，如是信知便证得故。’”

佛告善现：“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能信解者及证得者不可得故，说难信解及难证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实有故，说难信解及难证得；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无积集故，说难信解及难证得。”

时，舍利子语善现言：“以一切法毕竟空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甚难可得。所以者何？以一切法都无自性皆如虚空。譬如虚空不作是念：‘我于无上正等菩提，当生信解及当证得。’诸法亦尔，皆如虚空都无自性，是故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

甚难证得。复次，善现，若佛无上正等菩提易可信解、易可证得，则不应有如殑伽沙诸菩萨众发趣无上正等菩提复还退转，故知无上正等菩提极难信解、甚难证得。”

时，具寿善现白舍利子言：“于意云何？色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受、想、行、识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色，有法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受、想、行、识，有法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色真如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受、想、行、识真如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色真如，有法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受、想、行、识真如，有法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复次，舍利子，于意云何？色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受、想、行、识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色，有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受、想、行、识，有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色真如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受、想、行、识真如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色真如，有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受、想、行、识真如，有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复次，舍利子，于意云何？真如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真如，有法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复次，舍利子，于意云何？真如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于意云何？离真如，有法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复次，舍利子，于意云何？颇有法非即色等、非离色等，非即真如、非离真如，于无上正等菩提有退转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复次，舍利子，于意云何？颇有法非即色等、非离色等，非即真如、非离真如，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时，具寿善现谓舍利子言：“若一切法谛故、住故，都无所有皆不可得，说何等法可于无上正等菩提而有退转？”

时，舍利子语善现言：“如仁者所说，无生法忍中都无有法，亦无菩萨可于无上正等菩提说有退转。若尔，何故佛说三种住菩萨乘补特伽罗，但应说一？又如仁说，应无

三乘菩萨差别，唯应有一正等觉乘。”

时，满慈子便白具寿舍利子言：“应问善现：为许有一菩萨乘不？然后可难：应无三乘建立差别，唯应有一正等觉乘。”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为许有一菩萨乘不？”

善现报言：“于意云何？真如中颇有三乘差别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真如尚无三相可得，况于其内有别三乘？”

“于意云何？真如中颇有一乘可得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真如尚无一相可得，况于其内而有一乘？”

“于意云何？颇真如中见有一法、一菩萨不？”

舍利子言：“不也，善现。”

时，具寿善现谓舍利子言：“若一切法谛故、住故，都无所有、皆不可得，菩萨亦尔，云何尊者可作是念：此是声闻、此是独觉、此是菩萨，如是为三、如是为一？

“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于一切法都无所得，于法真如亦无所得，于诸菩萨亦无所得，于诸如来亦无所得，当知是为真实菩萨。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闻说真如无差别相，不惊、不怖、不沉、不没，是菩萨摩诃萨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于其中间定无退转。”

尔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为诸菩萨善说法要，汝之所说皆是如来威神之力。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于法真如不可得相深生信解，知一切法无差别相，闻说如是诸法真如不可得相，不惊、不怖、不沉、不没，是菩萨摩诃萨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时，舍利子便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法，疾证无上正等觉耶？”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成就此法，疾证无上正等菩提，不堕声闻、独觉等地。”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欲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应云何住？云何应学？”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欲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于诸有情应平等住，于诸有情应起等心、慈心、悲心、喜心、舍心、利益心、安乐心、调柔心、恭敬心、无损心、无害心、质直心、如父心，如母心、如兄弟心、如姊妹心、为依怙心，亦以此心应与其语。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欲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于诸有情应如是住、应如

是学。”

第四分不退相品第十七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我等当以何行、状、相，知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实知若异生地、若声闻地、若独觉地、若菩萨地、若如来地，如是诸地虽说有异，而于诸法真如性中无变异、无分别，皆无二、无二分。是菩萨摩诃萨虽实悟入诸法真如，亦实安住诸法真如无所分别，以无所得为方便故。是菩萨摩诃萨既实悟入诸法真如，虽闻真如与一切法无二无别而无疑滞。是菩萨摩诃萨既实安住诸法真如，出真如已，虽闻诸法种种异相，而于其中无所执著亦无疑滞，不作是念：‘此事如实，此不如实。’虽无此念，而于诸法能如实知。是菩萨摩诃萨终不轻尔而发语言，诸有所说皆引义利，若无义利终不发言。是菩萨摩诃萨终不观他好恶长短，平等怜愍而为说法。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终不乐观外道沙门、婆罗门等形相言说。彼诸沙门、婆罗门等，于所知法实知实见，或能施设正见法门，无有是处。是菩萨摩诃萨终不礼敬诸余天神，如诸世间外道所事，亦终不以种种华鬘、涂散等香、衣服、璎珞、宝幢、幡盖、妓乐、灯明供养天神及诸外道。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堕恶趣，不受女身，亦不生于卑贱种族，除为度脱彼类有情现同类生方便摄受。是菩萨摩诃萨常乐受行十善业道，自离害生命乃至邪见，亦劝他离害生命乃至邪见，自受行十善业道，亦劝他受行十善业道，示现、劝导、赞励、庆喜、摄受有情令其坚固。是菩萨摩诃萨乃至梦中亦不现行十恶业道，亦不现起恶不善心，乃至梦中亦常受学十善业道。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所受持、思惟、读诵种种经典令极通利，皆为利乐一切有情，恒作是念：‘我以此法为诸有情宣说开示，当令一切法愿满足。复持如是法施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于佛所说甚深法门，终不生于疑惑、犹豫，亦不迷闷，欢喜信受；诸所发言皆为饶益，知量而说言词柔软；寝寐轻少烦恼不行，入出往来心不迷谬；恒时安住正念正知，进止威仪、行住坐卧、举足下足亦复如是；诸

所游履必观其地，安详系念直视而行，运动语言常无卒暴；诸所受用卧具、衣服皆常香洁无诸臭秽，亦无垢腻虮虱等虫；恒乐清净常无疾病，身中无有八万户虫。所以者何？是诸菩萨善根增上出过世间，如如善根渐渐增长，如是如是身心清净。由此因缘，是诸菩萨身心坚固犹若金刚，不为违缘之所侵恼。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云何应知心常清净？”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如如善根渐渐增长，如是如是心中一切谄曲、矫诳皆永不行。由此因缘，一切烦恼及余不善皆永息灭，亦超声闻及独觉地，疾趣无上正等菩提，是故应知心常清净。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重利养、不徇名誉，心离嫉悭、身无愆失，于诸饮食、衣服、卧具、医药、资财不生耽著；闻甚深法心不迷谬，智慧深固恭敬信受；随所听闻皆能会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诸所造作世间事业亦依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会入法性，不见一事出法性者；设有不与法性相应，亦能方便会入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理趣，由斯不见出法性者。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现前化作八大地狱，复于一一大地狱中，化作无量百千菩萨，皆被猛焰交彻烧然，各受辛酸楚毒大苦，作是化已，告不退转诸菩萨言：‘此诸菩萨皆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故堕如是大地狱中，恒受如斯种种剧苦。汝等菩萨既受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亦当堕此大地狱中受诸剧苦。佛授汝等大地狱中受极苦记，非授无上正等菩提不退转记。是故汝等应疾舍弃大菩提心，可得免脱此地狱苦，当生天上或生人中受诸妙乐。’是时，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见闻此事，其心不动亦不惊疑，但作是念：‘受不退转记菩萨摩诃萨若堕恶趣，受诸苦恼不能免脱，必无是处。今见闻者定是恶魔所作所说，皆非实有。’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作沙门像，来至其所说如是言：‘汝先所闻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经典皆是邪说，应疾舍弃勿谓为真。汝等若能速疾弃舍，我当教汝真净佛法，令汝速证无上菩提。汝先所闻非真佛语，是文颂者虚诳撰集，我之所说是真佛语。’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语心动惊疑，当知未受不退转记。若菩萨摩诃萨闻如是说，其心不动亦不惊疑，但随无作、无相、无生法性而住，是菩萨摩诃萨诸有所作不信他语，不随他教而便动转。如阿罗汉诸有所为不信他语，现证法性无惑无疑，一切恶魔不能倾动；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一切声闻、独觉、

外道、诸恶魔等不能破坏，令于菩提而生退屈。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来至其所，诈现亲友作如是言：‘汝等所行是生死法非菩萨行，汝等今应修尽苦道，速尽众苦得般涅槃。’是时，恶魔即为菩萨说堕生死相似道法，告菩萨言：‘此是真道，汝修此道，速尽一切生老病死得般涅槃。现在苦身尚应厌舍，况更求受当来苦身？宜自审思舍先所信。’是菩萨摩诃萨闻彼语时，其心不动亦不惊疑，但作是念：‘如是说者定是恶魔。’时，彼恶魔复语菩萨：‘欲闻菩萨无益行耶？谓诸菩萨经如殑伽沙数大劫，以无量种上妙供具供养诸佛，复于殑伽沙等佛所，修无量种难行苦行，亲近承事如殑伽沙诸佛世尊，请问无量无边菩萨所应修道，殑伽沙等诸佛世尊如所请问次第为说。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如佛教诫，精勤修学经无量劫，尚不能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况今汝等可能证得？’是时，菩萨虽闻其言，而心不动亦无疑惑。

“时，彼恶魔复于是处，化作无量苾蒭形像，告菩萨曰：‘此诸苾蒭皆于过去经无数劫修无量种难行苦行，而不能得无上菩提，今皆退住阿罗汉果，云何汝等能证菩提？’是诸菩萨见闻此已，即作是念：‘定是恶魔为扰乱我作如是事，定无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至圆满位，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退住声闻、独觉等地。’复作是念：‘若诸菩萨如佛所说修菩萨行，不证无上正等菩提，必无是处。当知今者所见所闻，定是恶魔所作所说。’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设有恶魔作苾蒭像来至其所，欲令厌背无上菩提，作如是言：‘一切智智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本空；诸法亦尔，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空中，无有一法可名能证，无有一法可名所证，证处、证时及由此证亦不可得。既一切法与虚空等，无性为性，自相本空，汝等云何唐受勤苦，求证无上正等菩提？汝先所闻诸菩萨众应求无上正等菩提，皆是魔说非真佛语。汝等应舍求证无上正等觉心，勿于长夜为诸有情自受勤苦，虽行种种难行苦行，欲求菩提终不能得。’是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诃谏语时，能审观察：‘此恶魔事，欲退败我大菩提心，我今不应信受彼说退失所发大菩提心，应更坚牢终无动转。’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欲入初静虑乃至第四静虑，即随意能入。是菩萨摩诃萨虽入四静虑，而不受彼果，为欲利乐诸有情故，随欲摄受所应受身，即随所愿皆能摄受，作所作已即能舍之。是故虽能入诸静虑，而不随彼势力受生，为度有情还生欲界，虽生欲界而不染欲。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

提不复退转。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不贵名声、不著称誉，于有情类无恚恨心，常欲令其利益安乐；往来入出无散乱心，进止威仪恒住正念；为有情故，虽处居家，而于其中不生贪著，虽现受欲而常厌怖，如涉险路心恒惊恐，虽有所食惶惧不安，但念何时出斯险难；虽现受用种种珍财，而于其中不起贪爱，不以邪命非法自活，宁自殒没不损于人。所以者何？是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人中尊、人中善士、人中豪贵、人中牛王、人中莲华、人中龙象、人中师子、人中勇健、人中调御、人中英杰，本为利乐一切有情，现处居家方便饶益，岂为自活侵损于人？所以者何？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任持故。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有执金刚药叉神王常随左右密为守护，不为一切人非人等邪魅威力损害身心。由此因缘，是诸菩萨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意泰然常无扰乱，具丈夫相诸根圆满，心行调善恒修净命，不行幻术、占相、吉凶、咒禁、鬼神、合和汤药、诱诳卑末、结好贵人、侮傲圣贤、亲昵男女，不为名利自赞毁他，不以染心瞻顾戏笑，戒见清净志性淳质。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于诸世间文章技艺，虽得善巧而不爱著，达一切法不可得故，皆杂秽语邪命摄故；于诸世俗外道书论，虽亦善知而不乐著，达一切法本性空故，又诸世俗外道书论，所说理事多有增减，于菩萨道非随顺故。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复次，善现，一切不退转菩萨摩诃萨，复有所余诸行、状、相，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谓彼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达诸法空，不乐观察论说众事、王事、贼事、军事、战事、城邑、聚落、象马、车乘、衣服、饮食、卧具、华香、男女、好丑、园林、池沼、山海等事，不乐观察论说药叉、罗刹娑等诸鬼神事，不乐观察论说街衢、市肆、楼阁、商贾等事，不乐观察论说歌舞、伎乐、俳优、戏谑等事，不乐观察论说洲渚、桥梁船筏、珠宝等事，不乐观察论说星辰、风雨、寒热、吉凶等事，不乐观察论说种种法义相违、文颂等事，不乐观察论说异生、声闻、独觉相应之事；但乐观察论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事。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常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作意，常不远离萨婆若心，不好乖违、乐和诤讼，常希正法、不爱非法，恒慕善友、不乐恶友，好出法言、离

非法言、乐见如来、欣出家众；十方国土有佛世尊宣说法要，愿往生彼亲近、供养、听闻正法。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多从欲界、色界天没，生赡部洲中国人趣，善于技艺、咒术、经书、地理、天文及诸法义；或生边地大国大城，与诸有情作大饶益。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终不自疑：‘我为退转、为不退转？’于自地法亦不生疑：‘为有、为无？’于诸魔事善能觉了。如预流者于自地法终不生疑，设有恶魔种种惑乱不能倾动，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于自地法定不生疑，妙觉魔事不随魔力。如有造作无间业者，彼无间心恒常随逐，乃至命尽不能舍离，设起余心不能遮伏；此诸菩萨亦复如是，不退转心恒常随逐，安住菩萨不退转地，世间天、人、阿素洛等不能动坏自所得法，于诸魔业善能觉知，所证法中常无疑惑；虽生他世，亦不发起声闻、独觉相应之心，亦不自疑：‘我于来世能证无上佛菩提？’不安住自地，不随他缘，于自地法无能坏者。所以者何？是诸菩萨成就无动无退转智，一切恶缘不能倾动，其心坚固踰于金刚。设有恶魔作佛形像，来到其所作如是言：‘汝今应求阿罗汉果永尽诸漏入般涅槃。汝未堪受大菩提记，亦未证得无生法忍。汝今未有不退转地诸行、状、相，如来不应授汝无上大菩提记。’是菩萨摩诃萨闻彼语时心无变动，不退、不没、无惊、无怖，但作是念：‘此定恶魔或魔眷属化作佛像，来至我所作如是说，若真佛说不应有异。’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闻彼语时，能作如是观察忆念：‘定是恶魔化为佛像，令我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令我弃舍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是故不应随彼所说。’时，魔惊怖即便隐没。是菩萨摩诃萨定已安住不退转地，过去诸佛久已授彼大菩提记。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具足成就不退转地诸行、状、相故，能觉知恶魔事业，令彼隐没更不复现。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复次，善现，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摄护正法不惜身命，况余珍财、朋友、眷属？为护正法勇猛精进，恒作是念：‘如是正法即是诸佛清净法身，一切如来恭敬供养。我今摄护过去、未来、现在佛法，即为摄护三世诸佛清净法身故，我今应不惜身命、珍财、亲友摄护此法。’复作是念：‘如是正法通属三世诸佛世尊，我亦堕在未来佛数。佛已授我大菩提记，由此因缘，诸佛正法即是我法，我应摄护不惜身命、珍财、亲友。我未来世得作佛时，亦为有情宣说此法。’是菩萨摩诃萨见斯义利，摄护如来所说正法不惜身命，乃至菩提常无懈倦。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复次，善现，诸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闻诸如来、应、正等觉所说正法无惑无疑，闻已受持能不忘失，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已得闻持陀罗尼故。”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但闻如来、应、正等觉所说正法无惑无疑，乃至菩提常不忘失；为闻菩萨及诸声闻、天、龙、药叉、人非人等所说正法，亦能于彼无惑无疑，乃至菩提常不忘失？”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普闻一切有情言音，文字、义理皆能通达，无惑无疑、常不忘失。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于诸法中得无生忍已，善通达诸法实性，闻皆随顺并无疑惑。又得闻持陀罗尼故，常能忆念终无忘失。若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诸行、状、相，定于无上正等菩提不复退转。

“善现当知，是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

第四分空相品第十八之一

尔时，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世尊，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希有广大功德。世尊能如殑伽沙劫宣说不退转菩萨摩诃萨诸行、状、相，由佛所说诸行、状、相，显示不退转菩萨摩诃萨成就无量殊胜功德。惟愿如来、应、正等觉复为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令诸菩萨安住其中，修诸功德速疾圆满。”

佛告善现：“善哉！善哉！汝今乃能为诸菩萨摩诃萨众，请问如来、应、正等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令诸菩萨安住其中，修诸功德速疾圆满。善现当知，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谓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非有、寂静、离染、涅槃。”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为但此法名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为一切法皆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

佛告善现：“余一切法亦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所以者何？谓一切色、受、想、行、识亦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

“善现，云何说一切色、受、想、行、识亦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善现当知，如真如甚深故色亦甚深，如真如甚深故受、想、行、识亦甚深，故一切色、受、想、行、识亦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

“复次，善现，如色真如甚深故色亦甚深，如受、想、行、识真如甚深故受、想、行、识亦甚深，故一切色、受、想、行、识亦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

“复次，善现，若处无色名色甚深，若处无受、想、行、识名受、想、行、识甚深，故一切色、受、想、行、识亦得名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

尔时，善现复白佛言：“世尊甚深微妙方便遮遣诸色显示涅槃，遮遣受、想、行、识显示涅槃。”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应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审谛思惟，应作是念：‘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教而住，我今应如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能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处，审谛思惟，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教而住，如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学。是菩萨摩诃萨由能如是依深般若波罗蜜多，审谛思惟、精勤修学乃至一日，所获福聚无量无边。

“如贪行人复多寻伺，与他美女共为期契，彼女限礙不获赴期，此人欲心炽盛流注。善现，于意云何？其人欲心于何处转？”

“世尊，此人欲心于女处转，谓作是念：‘彼何当来，共会于此欢娱戏乐？’”

“善现，于意云何？其人昼夜几欲念生？”

“世尊，此人昼夜欲念甚多。”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审谛思惟，精勤修学乃至一日，所超生死流转劫数，与贪行人经一昼夜所起欲念其数量等。

“善现当知，是菩萨摩诃萨随依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审谛思惟精勤修学，随能解脱能礙无上正等菩提所有过失，是故菩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审谛思惟、精勤修学，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审谛思惟精勤修学，经一昼夜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如殑伽沙数大劫，布施功德无量无边。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审谛思惟精勤修学，经一昼夜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如殑伽沙数大劫，以诸供具供养预流、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布施功德无量无边。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精勤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如殑伽沙数大劫，精勤修学布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所获功德无量无边。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以微妙法施诸有情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如殑伽沙数大劫，以微妙法施诸有情，所获功德无量无边。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及余善根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如殑伽沙数大劫，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及余善根，所获功德无量无边。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修行种种财施、法施，住空闲处系念思惟，先所修行种种福业，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如殑伽沙数大劫，修行种种财施、法施，住空闲处系念思惟，先所修行种种福业，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无量无边。

“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依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说而住，经一昼夜，普缘三世诸佛世尊及诸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称量现前随喜，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胜诸菩萨离深般若波罗蜜多，经如殑伽沙数大劫，普缘三世诸佛世尊及诸弟子功德善根，和合称量现前随喜，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所获功德无量无边。”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五百五十 第四分空相品第十八之二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世尊说，诸行皆是分别所作，从妄想生都非实有。以何因缘，此诸菩萨所获功德无量无边？”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然诸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说诸行分别所作，空无所有、虚妄不实。所以者何？是诸菩萨善学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已，观察诸行无不皆是分别所作，空无所有、虚妄不实。是菩萨摩诃萨如如观察诸行皆是分别所作，空无所有、虚妄不实，如是如是便能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如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如是所获功德无量无边。”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无量、无边有何差别？”

佛告善现：“言无量者，谓于是处其量永息；言无边者，谓于此中数不可尽。”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颇有因缘，色亦可说无量无边，受、想、行、识亦可说无量无边耶？”

佛告善现：“有因缘故，色亦可说无量无边，受、想、行、识亦可说无量无边。”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何因缘故，色亦可说无量无边，受、想、行、识亦可说无量无边耶？”

佛告善现：“色性空故，亦可说为无量无边；受、想、行、识性空故，亦可说为无量无边。”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为但色、受、想、行、识空，为一切法亦皆空耶？”

佛告善现：“我先岂不说一切法皆空？”

善现答言：“佛虽常说诸法皆空，而诸有情不知、见、觉，故我今者复作是问。”

佛告善现：“非但色、受、想、行、识空，我说诸法无不皆空。”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无量无边是何增语？”

佛告善现：“无量无边是空、无相、无愿增语。”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无量无边为但是空、无相、无愿，为更有余义耶？”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我岂不说一切法门无不皆空？”

善现答言：“如来常说一切法门无不皆空。”

佛告善现：“空即无尽，空即无量，空即无边，空即余义。是故，善现，一切法门虽有种种言说差别，而义无异。

“善现当知，诸法空理皆不可说，如来方便说为无尽，或说无量，或说无边，或说为空，或说无相，或说无愿，或说无作，或说无生，或说无灭，或说非有，或说寂静，或说离染，或说涅槃。诸如是等无量法门义实无异，皆是如来、应、正等觉为诸有情方便演说。”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世尊甚奇方便善巧，诸法实性不可宣说，而为有情方便显示。如我解佛所说义者，诸法实性皆不可说。”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诸法实性皆不可说。所以者何？一切法性皆毕竟空，无能宣说毕竟空者。”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不可说义有增减不？”

佛告善现：“不可说义无增无减。”

具寿善现复白佛言：“若不可说义无增无减者，则应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无增减；若此六种波罗蜜多亦无增减，则应六种波罗蜜多皆无所有；若此六种波罗蜜多皆无所有，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求证无上正等菩提，能近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布施等六波罗蜜多皆无增减亦无所有，然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方便善巧，不作是念：‘如是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有增有减。’但作是念：‘唯有名相谓为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时，持此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俱行作意，并依此起心及善根，与诸有情平等共有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如佛无上正等菩提微妙甚深而起回向，由此回向方便善巧增上势力，能证无上正等菩提。”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何谓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诸法真如是谓无上正等菩提。善现当知，诸法真如无增减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增减。若菩萨摩诃萨数多安住如是真如相应作意，便近无上正等菩提。如是，善现，不可说义虽无增减，而不退失真如作意，波罗蜜多虽无增减，而不退失所求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真如作意，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便近无上正等菩提。”

第四分深功德品第十九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是菩萨摩诃萨为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为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若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初心起时后心未起无和合义；若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后心起时前心已灭无和合义。如是前后心、心所法，进退推徵无和合义，如何可得积集善根？若诸善根不可积集，云何菩萨善根圆满，能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如然灯时，为初焰能燋炷，为后焰能燋炷。”

善现答言：“如我意解，非初焰能燋炷亦不离初焰，非后焰能燋炷亦不离后焰。”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炷为燋不？”

善现答言：“世间现见其炷实燋。”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非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初心，非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后心，而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令诸善根增长圆满，能证无上正等菩提。”

具寿善现便白佛言：“如是缘起理趣甚深，谓诸菩萨摩诃萨非初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初心，非后心起能证无上正等菩提亦不离后心，非即如是诸心起故能证无上正等菩提，非离如是诸心起故能证无上正等菩提，而诸菩萨摩诃萨能证无上正等菩提。”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心灭已，更可生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是心已灭，不可更生。”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心已生，有灭法不？”

善现对曰：“如是，世尊。若心已生，定有灭法。”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有灭法心，非当灭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有灭法心，决定当灭。”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无灭法心，为可生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无灭法心，无可生义。”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无生法心，为可灭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无生法心，无可灭义。”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无生灭法心，为可生灭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无生灭法心，无可生灭义。”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法已灭，更可灭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若法已灭，不可更灭。”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法已生，更可生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若法已生，不可更生。”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诸法实性有生灭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诸法实性无生无灭。”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心住为如心真如不？”

善现对曰：“如是，世尊。如心真如，心如是住。”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心住如真如，是心为如真如、实际性常住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是心非如真如、实际其性常住。”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诸法真如极甚深不？”

善现对曰：“如是，世尊。诸法真如极为甚深。”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即真如是心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离真如有心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即心是真如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离心有真如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真如为能见真如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汝为见有实真如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不？”

善现对曰：“如是，世尊，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为行何处？”

善现对曰：“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都无行处。所以者何？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都不见有能行、所行、行时、行处，诸现行法皆不转故。”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为何所行？”

善现对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胜义谛，此中一切分别无故。”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于胜义谛为取相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于胜义谛虽不取相而行相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于胜义谛为坏相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于意云何？是菩萨摩诃萨于胜义谛为遣相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

佛告善现：“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于胜义谛若不坏相亦不遣相，云何能断取相之想？”

善现答言：“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作是念：‘我今坏相，我今遣相。’断取相想，亦不修学断相想道。若菩萨摩诃萨精勤修学菩萨行时修断想道，尔时一切佛法未满，应堕声闻或独觉地。世尊，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最胜方便善巧，虽于诸相及取相想深知过失，而不坏断速证无相。何以故？一切佛法未圆满故。”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

尔时，舍利子问具寿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梦中修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增益不？”

善现答言：“若菩萨摩诃萨觉时修此三解脱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有增益者，彼梦中修亦有增益。何以故？佛说梦、觉无差别故。舍利子，若菩萨摩诃萨已得般若波罗蜜多，觉时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既名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梦中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名安住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三解脱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能为增益亦复如是，若梦、若觉义无缺减。”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梦中造业，为有增益或损减不？”

善现答言：“佛说一切法皆如梦所见，若梦造业无增减者，觉时所造业亦应无增减。然于梦中所造诸业无胜增减，要至觉时忆想分别梦中所造，乃令彼业成胜增减。如人梦中断他命已，后至觉时忆想分别，深自庆快其业便增，若深悔愧其业便减。”

时，舍利子谓善现言：“有人觉时断他命已，后至梦中或自庆快或深悔愧，令觉时业有增减不？”

善现报言：“亦有增减。然彼增减不及觉时明了，心中所作胜故。”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无所缘事，若思、若业俱不得生，要有所缘思业方起。梦中思业缘何而生？”

善现答言：“如是，如是，若梦、若觉无所缘事思业不生，要有所缘思业方起。何以故？舍利子，要于见闻觉知法中有觉慧转，由斯起染或复起净。若无见闻觉知，诸法无觉慧转亦无染净。由此故知，若梦、若觉有所缘事思业乃生，无所缘事思业不起。”

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佛说所缘皆离自性，如何可说有所缘事思业乃生，无所缘事思业不起？”

善现答言：“虽诸思业及所缘事皆离自性，而由自心取相分别，世俗施设说有所缘。由此所缘起诸思业，如说无明为缘生行，行为缘生识等，皆由自心取相分别说有所缘，非实有性。”

时，舍利子谓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梦中行施，施已回向无上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为实以施回向无上佛菩提不？”

善现报言：“慈氏菩萨久已受得大菩提记，一生所系定当作佛，善能酬答一切难问，现在此会宜请问之，补处慈尊定当为答。”

时，舍利子如善现言，恭敬请问慈氏菩萨。

时，慈氏菩萨还语善现言：“尊者所言慈氏菩萨能答此义，何等名为慈氏菩萨？为名能答？为色能答？为受、想、行、识能答？为显能答？为形能答？为色空能答？为受、想、行、识空能答耶？且慈氏名不能答，色亦不能答，受、想、行、识亦不能答，显亦不能答，形亦不能答，色空亦不能答，受、想、行、识空亦不能答。所以者何？我都不见有法能答、有法所答，答处、答时及由此答皆亦不见。我都不见有法能记、有法所记，记处、记时及由此记皆亦不见。何以故？以一切法本性皆空都无所有、无二无别，毕竟推徵不可得故。”

时，舍利子问慈氏菩萨言：“仁者所说法为如所证不？”

慈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法非如所证。所以者何？我所证法不可说故。又，舍利子，我都不见有所证法自性可得，如心所思，如言所说。又，舍利子，诸法自性非身能触、非语能表、非意能念。何以故？舍利子，以一切法无自性故。”

时，舍利子作是念言：“慈氏菩萨觉慧甚深，长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如是说。”

尔时，佛告舍利子言：“汝心所念‘慈氏菩萨觉慧甚深，长夜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能如是说’者，舍利子，如汝所念。又，舍利子，于意云何？汝由是法成阿罗汉，为见此法是可说不？”

舍利子曰：“不也，世尊。”

佛告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所证法性亦复如是不可宣说。

“又，舍利子，是菩萨摩诃萨不作是念：‘我由此法，于佛无上正等菩提已得受记、今得受记、当得受记。’不作是念：‘我由此法当证无上正等菩提。’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不生疑惑：‘我于无上正等菩提为得、不得？’但作是念：‘我勤精进，定得无上正等菩提，已于菩提得胜力故。’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行，是行般若波罗蜜多。

“又，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闻甚深法不惊、不恐、不怖、不畏、不沉、不没，于得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怖畏，决定自知我当证故。

“又，舍利子，是诸菩萨若在旷野有恶兽处亦无怖畏。所以者何？是诸菩萨为欲饶益诸有情故，能舍一切内外所有，恒作是念：‘若有恶鬼及恶兽等欲啖我身，我当施与令其充足。由此善根，令我布施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近无上正等菩提。我当如是勤修正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我佛土中得无一切傍生、饿鬼。’

“又，舍利子，是诸菩萨若在旷野有恶贼处亦无怖畏。所以者何？是诸菩萨为欲饶益诸有情故，能舍一切内外所有乐修诸善，于身、命、财无所顾吝，恒作是念：‘若诸有情竞来劫夺我诸资具，我当恭敬欢喜施与；或有因斯害我身命，我终于彼不生瞋恨，亦不发生身、语、意恶。由此因缘，令我布施、净戒、安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近无上正等菩提。我当如是勤修正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我佛土中得无一切劫害、怨贼，由我佛土极清净故，亦无余恶。’

“又，舍利子，是诸菩萨若在旷野无水之处亦无怖畏。所以者何？菩萨法尔无诸怖畏，恒作是念：‘我当求学断诸有情渴爱之法，不应于此而生怖畏，设我由此渴乏命终，于诸有情必不舍离大悲作意施妙法水。奇哉薄福！是诸有情居在如斯无水世界。我当如是勤修正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一切燋渴乏水旷野。我当方便劝诸有情修胜福业，随所在处皆令具足八功德水。我由如是坚猛精进，方便教化一切有情。由此因缘，令我精进波罗蜜多速得圆满，疾近无上正等菩提。’

“又，舍利子，是诸菩萨在饥馑国亦无怖畏。所以者何？是诸菩萨被功德铠，勇猛精进严净佛土，作是愿言：‘当证无上正等觉时，我佛土中得无如是一切饥馑，诸有情类具足快乐，随意所须应念即至，如诸天上所念皆得。我当发起坚猛精进，令诸有情法愿满足，一切时处一切有情于一切种命缘资具无所乏少。

“又，舍利子，是诸菩萨遇疾疫时亦无怖畏。所以者何？是诸菩萨恒审观察：‘无法名病，亦无有法可名病者，一切皆空不应怖畏。我当如是勤修正行，证得无上正等觉时，我佛土中诸有情类得无一切灾横、疾疫，精进修行殊胜正行。’

“又，舍利子，是诸菩萨若念无上正等菩提，经久乃得，不应怖畏。所以者何？前际劫数虽有无量，而一心顷忆念分别积集所成，后际劫数应知亦尔，是故菩萨不应于中生久远想，而谓无上正等菩提要经长时方乃证得，便生怖畏。何以故？前际、后际劫数长短，皆一刹那心相应故。如是，舍利子，菩萨摩诃萨虽闻经久乃证无上正等菩提，而于其中审谛观察不生怖畏。

“又，舍利子，若诸菩萨于余一切见闻觉知可怖畏法不生怖畏，应知速证所求无上正等菩提。是故，舍利子，菩萨摩诃萨欲疾证得所求无上正等菩提，应随如来真净空教，被功德铠精勤修学，于一切法不应怖畏。”

第四分殑伽天品第二十

尔时，会中有一天女名殑伽天，从座而起稽首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于是处亦无怖畏，于诸法中亦无疑惑，我未来世亦为有情说无怖畏、无疑惑法。”

尔时，世尊即便微笑，从面门出金色光明，普照十方无边世界，还来梵世现大神通，渐至佛边右绕三匝，作神变已入佛顶中。

时，殑伽天睹斯事已欢喜踊跃，取妙金华恭敬至诚散如来上。佛神力故，令此金华上踊空中缤纷而住。

时，阿难陀见闻是已，从座而起顶礼佛足，偏覆左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白言：“世尊，何因何缘现此微笑？佛现微笑非无因缘！”

尔时，世尊告庆喜曰：“今此天女于未来世当成如来、应、正等觉，劫名星喻，佛号金华。庆喜当知，今此天女即是最后所受女身，舍此身已便受男身，尽未来际不复为女。从此殁已生于东方不动如来可爱世界，于彼佛所勤修梵行，此女彼界便字金华。从不动佛世界殁已，复生他方有佛世界，从一佛国趣一佛国，常不远离诸佛世尊。如转轮王从一台观至一台观欢娱受乐，乃至命终足不履地；金华菩萨亦复如是，从一佛土往一佛土，乃至无上正等菩提，随所生处常不离佛。”

时，阿难陀窃作是念：“金华菩萨当作佛时，亦应宣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彼会菩萨摩诃萨众，其数多少应如今佛菩萨众会。”

佛知其念，告庆喜言：“如是，如是，如汝所念，金华菩萨当作佛时，亦为众会宣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彼会菩萨摩诃萨众，其数多少亦如今佛菩萨众会。庆喜当知，金华菩萨当作佛时，声闻弟子得涅槃者，其数甚多不可称计，谓不可数若百、若千、若俱胝等，但可总说无量无边。庆喜当知，金华菩萨当作佛时，其土无有恶兽、恶鬼，

亦无怨贼、乏水、饥馑、疾疫等难。庆喜当知，金华菩萨当证无上正等觉时，其土有情无诸怖畏，及无种种灾横、过失。”

尔时，庆喜复白佛言：“今此天女先于何佛初发无上正等觉心，种诸善根回向发愿？”

佛告庆喜：“今此天女先于过去然灯佛所初发无上正等觉心，种诸善根回向发愿。尔时，亦以金华散佛，求证无上正等菩提。庆喜当知，我于过去然灯佛所，以五茎华奉散彼佛回向发愿，尔时便得无生法忍。然灯如来、应、正等觉，知我根熟与我受记：‘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曰能寂，界名堪忍，劫号为贤。’天女尔时闻佛授我大菩提记，欢喜踊跃，即以金华奉散佛上，便发无上正等觉心，种诸善根回向发愿：‘使我来世于此菩萨当作佛时，亦如今佛现前授我大菩提记。’故我今者与彼受记。”

尔时，庆喜闻佛所说，欢喜踊跃，复白佛言：“今此天女久发无上正等觉心，种诸善根回向发愿今得成熟，是故如来授与彼记。”

佛告庆喜：“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彼善根熟故，我授彼大菩提记。”

第四分觉魔事品第二十一之一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诸菩萨摩诃萨云何习空？云何现入空三摩地？”

佛告善现：“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观色空，应观受、想、行、识空，作此观时不令心乱，若心不乱则不见法，若不见法则不作证。”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如世尊说，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应观法空而不作证，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住空等持而不作证？”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观法空时，先作是念：‘我应观法诸相皆空，不应作证。我为学故观诸法空，不为证故观诸法空。今是学时，非为证时。’是菩萨摩诃萨未入定时，系心于境摄受般若波罗蜜多，非入定位系心于境摄受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于如是时，不退一切菩提分法，不证漏尽。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广大智慧，善住法空及一切种菩提分法，恒作是念：‘今时应学，不应作证。’

“善现当知，若时菩萨摩诃萨住空三摩地而不证空，是时菩萨摩诃萨亦住无相三摩地而不证无相。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殊胜坚净善根，常作是念：‘今时应学，不应作证。今应摄受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于一切法观空、无相，圆满一切菩提分法，不

应今时证于实际。’由此因缘，是菩萨摩诃萨不堕声闻及独觉地，疾证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譬如有人勇健威猛，所立坚固难可动摇，形色端严众人喜见，具多最胜功德尸罗，聪慧巧言善能酬对，具辩具行知处知时，于兵技术学至究竟，所防坚固能摧多敌，一切技能皆善成就，诸工巧处学至穷尽，具念慧行勇捍仪式，于诸经典得无所畏，具慈具义有大势力，支体无缺诸根圆满，眷属资财无不具足，众人敬伏悉皆钦仰，诸有所为皆能成办，善事业故功少利多。由此因缘富诸财宝，善能给施多品有情，应供养者能供养之，应恭敬者能恭敬之，应尊重者能尊重之，应赞叹者能赞叹之。

“善现，于意云何？彼人由此倍增喜跃，深心欢悦自庆慰不？”

善现对曰：“如是，世尊。如是，善逝。”

佛告善现：“彼勇健人成就如是大兴盛事。有因缘故，将其父母、妻子、眷属发趣他方，中路经过险难旷野，其中多有恶兽、怨贼、怨家潜伏诸怖畏事，眷属小大无不惊惶。其人自恃多诸技术，威猛勇健身意泰然，安慰父母、妻子、眷属：‘勿有忧惧！必令无苦，疾度旷野至安隐处。’

“复次，善现，于意云何？此旷野中怨害现起，彼人既具勇健技能，慈爱尊亲备诸器仗，而弃父母、妻子、眷属，独运自身度险难不？”

善现对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彼多技术，能于旷野化作兵仗，勇健精锐过诸怨敌，令彼见之自然退散，而舍亲爱独运自身度险旷野，无有是处。然彼壮士于旷野中，恶兽、怨贼无加害意。所以者何？自恃威猛、具诸技术、无怖畏故。世尊，彼人以善巧术将诸眷属，度险旷野无所损害，必至村城或大王都安乐之处。”

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愍生死苦诸有情类，系念安住慈、悲、喜、舍，摄受般若波罗蜜多殊胜善根，方便善巧如佛所说，持诸功德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虽具修空、无相、无愿，而于实际无作证心，勿堕声闻及独觉地。所以者何？是诸菩萨具大势力精进坚固，摄受般若波罗蜜多，殊胜善根方便善巧，誓不弃舍一切有情，由此定能安隐无难，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若时菩萨慈心愍念一切有情，缘诸有情欲施安乐，是时菩萨超烦恼品，亦超魔品及二乘地，虽住三摩地而不至漏尽，虽善习空而不作证。善现当知，若时菩萨能善安住空解脱门，是时菩萨于无相定亦能安住，而于其中方便善巧不证无相，由此因缘超二乘地，必趣无上正等菩提。

“善现当知，如坚翅鸟飞腾虚空，自在翱翔久不堕落，虽依空戏而不住空，亦不为空之所拘碍；应知菩萨亦复如是，虽习空、无相、无愿解脱门，而不住空、无相、无愿

，乃至佛法未极圆满，终不依彼永尽诸漏。

“善现当知，如有壮夫善闲射术，欲显己技仰射虚空，为令空中箭不堕地，复以后箭射前箭筈，如是展转经于多时，箭箭相承不令其堕，若欲令堕便止后箭，尔时诸箭方顿堕落；应知菩萨亦复如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摄受殊胜方便善巧，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善根未皆成熟，终不中道证于实际，若时无上正等菩提因行善根一切成熟，尔时菩萨方证实际，便得无上正等菩提。

“是故，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摄受殊胜方便善巧，皆应如是于深法性审谛观察，若诸佛法未极圆满不应作证。”

尔时，善现便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甚为希有，能为难事，谓虽行空而不住空，虽现入空定而不证实际。”

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汝所说。所以者何？是诸菩萨于有情类誓不弃舍，谓发如是殊胜妙愿：‘若诸有情未得解脱，我终不舍加行善根。’善现当知，是诸菩萨由起如是广大心故，为欲解脱一切有情，虽引发空、无相、无愿三三摩地，而由摄受方便善巧不证实际。所以者何？是诸菩萨方便善巧所护持故，常作是念：‘我终不舍一切有情而趣圆寂。’由起此念方便善巧，故于中间不证实际。

“复次，善现，若诸菩萨于甚深处或已观察、或当观察，谓空、无相、无愿等持三解脱门所行之处，是诸菩萨恒作是念：‘有情长夜起有情想行有所得，引生种种邪恶见趣，轮回生死受苦无穷。我为断彼邪恶见趣，应求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深空法，令断彼执出生死苦。是故虽学空解脱门，而于中间不证实际。’善现当知，是诸菩萨由起此念方便善巧，虽于中间不证实际，而不退失四无量定。所以者何？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倍增白法诸根渐利，力、觉、道支转复增益。”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恒作是念：‘有情长夜行诸相中起种种执，由斯轮转受苦无穷。我为断彼诸相执故，应求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无相法，令断相执出生死苦，由斯数入无相等持。’善现当知，是诸菩萨由先成就方便善巧及所起念，虽数现入无相等持，而于中间不证实际；虽于中间不证实际，而不退失慈、悲、喜、舍及诸余定。所以者何？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倍增白法诸根渐利，力、觉、道支转复增益。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恒作是念：‘有情长夜其心常起常想、乐想、我想、净想，由此引生颠倒执著，轮回生死受苦无穷。我为断彼四颠倒故，应求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无倒法，谓说生死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唯有涅槃微妙寂静，具足种种真

实功德。由斯数入无愿等持。’善现当知，是诸菩萨由先成就方便善巧及所起念，虽数现入无愿等持，而诸佛法未极圆满，终不中间证于实际；虽于中间不证实际，而不退失慈、悲、喜、舍及诸余定。所以者何？是诸菩萨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所摄受故，倍增白法诸根渐利，力、觉、道支转复增益。

“复次，善现，是诸菩萨恒作是念：‘有情长夜先已行有所得，今亦行有所得，先已行有相，今亦行有相，先已行颠倒，今亦行颠倒，先已行和合想，今亦行和合想，先已行虚妄想，今亦行虚妄想，先已行邪见，今亦行邪见，由斯轮转受苦无穷。我为断彼如是过失，应求无上正等菩提，为诸有情说甚深法，令彼过失皆永断除，不复轮回受生死苦，速证常乐真净涅槃。’善现当知，是诸菩萨由深愍念一切有情，成就殊胜方便善巧，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所摄受故，于深法性常乐观察，谓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无灭、无起、无尽、无性、实际。善现当知，是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智见，若堕无相无作之法或住三界，俱无是处。善现当知，是诸菩萨成就如是殊胜功德，舍诸有情而趣圆寂，不证无上正等菩提饶益有情，定无是处。”